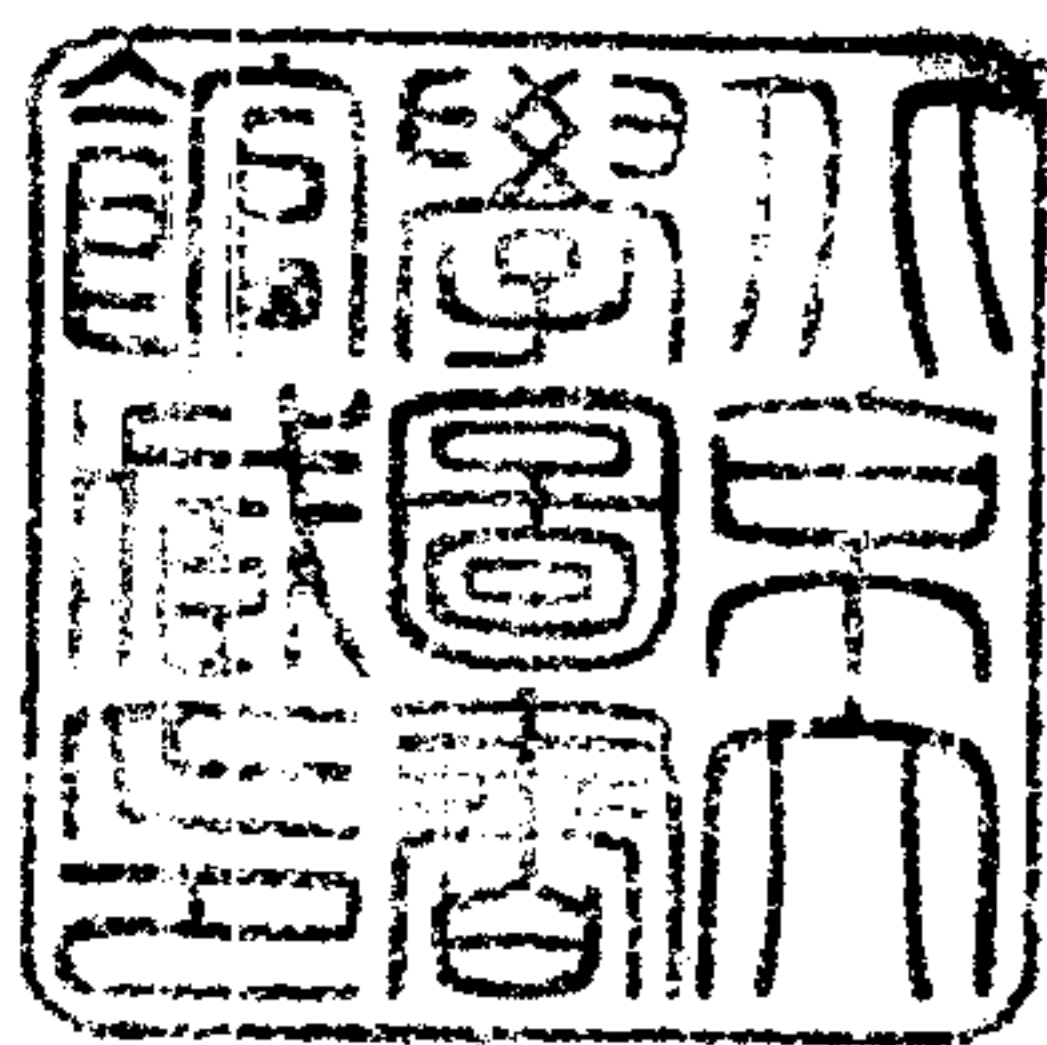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穆宗寶訓

明穆宗實訓



大明穆宗莊皇帝寶訓序

朕以冲昧未燭於理踐祚之初卽日考古帝王遺文故事講而行之庶幾高山在前仰止不遠顧以旁搜子異代不若家庭授受之爲真而實錄所紀多附以臣下之奏牘又不若通求

聖謨明徵定保之爲要此我

皇考穆宗莊皇帝寶訓所爲輯也欽惟

皇考躬神聖之資撫熙洽之運雖

在御甫及六年而

親郊耕藉幸學講武古帝王經世大法畧已施行至于百姓雖已安業而獨資之詔屢下四夷雖已誓服而戒備

明穆宗實訓 序

二

之令尤嚴海內臣民固莫不忻戴而咏歌之矣惟是垂
衣端拱雅尚恭默故精神性術之蘊不可悉得而窺然
其言依古訓動合圖箴聰明涵于內照條理辨于物宜
則如日月行天望而見者蓋可因用而識體焉朕嘗視
膳宮中觀大官所奏御日無加籩四方災變來聞輒肝
食靡寧威孚正于厥家法紀行乎至近左右凜凜謹守
官箴無敢違越尺寸此其崇護國脉培養元氣之道尤
為切至外廷所不聞宜其敷之訓辭播為聲教彰明較
著如斯也夫唐虞道在於典謨文武功存於雅頌波其
繼世皆神明齊聖之主猶恐懼德之不類解思慮序義
為著龜矧予小子其敢師心自用以泰

先烈爰命儒臣隱括實錄所載關切理道之要者得若干
條釐為八卷歲之金匱使與典謨雅頌並傳而因叙其
景行之意云

萬曆二年七月十三日

明穆宗實訓序

四

穆

新序終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聖孝

聖學

謹天戒

端儲教

遵成憲

聽納

節儉

寬仁

正典禮

崇道術

重選舉

睦宗親

禮大臣

抑近習

持大體

慎恩澤

責實效

審用人

○卷之二

嚴考察

禁貪墨

專委任

重守令

戒諭臣下

理財

聖訓

聖訓目錄

明穆宗實訓 目錄

飯民

重農

乘虛

振法紀

慎刑罰

核功罪

恆軍士

修武備

飭邊防

懷遠夷

弭盜

除逆

大明穆宗莊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穆宗莊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崇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校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孝

○隆慶元年正月戊午

上勅諭禮部曰朕惟自古明君誼主莫不稱述其親之功德薦之美謚垂諸無窮蓋所以廣仁而崇孝也我

皇考大行皇帝英姿天挺

聖學日新臨御四十五年裁決庶政威權無一日不在於

聖月

聖孝

朝廷子惠羣生意念無一時不存於海宇恩流如雨露
令奔如雷霆外清夷虜之氛內奠邦家之祚斯則成功
巍然不可尚矣至於肇明典禮植萬古之綱常屢布訓
詞闡千聖之秘蹟制作大脩聲教四敷其文章煥然又
莫或並焉朕方與天下臣民均切怙戴
昊天不弔

龍御上賓朕惟眇冲嗣奉丕緒既仰承於佑啓敢或後於
顯揚謹按藝規升薦

鴻號爰稽頌德之公論用昭傳美之至情爾禮部其集文
武羣臣定擬

集謹擇日恭上冊寶欽哉

○已未勅諭禮部曰朕仰荷

皇天眷命遵奉

皇考遺詔嗣守丕基君臨萬國溯惟慶源所自我

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既莫罄
於生前光揚之典又未崇於身後追思罔極痛切於衷
夫孝在篤於所生愛必由於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
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心之誼立成教之本哉
昔我

皇伯祖考孝宗皇帝上

生母淑妃尊謚曰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祔塋

二月朔

聖鑒一

二

茂陵建

奉慈殿于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

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聞

○巳卯

萬壽聖節

上以

大行皇帝梓宮在殯哀痛倍切諭免百官朝賀

○壬午勅諭禮部曰

皇妣孝潔皇后

皇妣孝烈皇后

皇考雖已定有謚號而

尊稱尚未脩茲將屆祔塋祔享之期爾禮部會官議擬並具合行禮儀來聞

○五月庚辰勅諭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忠等曰茲者恭脩

皇考世宗肅皇帝實錄已勅禮部采取事蹟命爾希忠為監脩官大學士階春方朴以勳居正為總裁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等為副總裁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姜金和等為纂脩官於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朕惟我

三月

卷一

三

皇考臨御天下四十有五年功德巍巍如天之大固未易以名言然其政令賞罰之施制作文章之盛言為典謨動成軌範其事布之天下其文具在有司可得而稱述也茲命爾等稽古義例纂輯成編以啓後人貽法萬世其一時吏職之稱否臣下之燬惡亦得附見以垂鑒戒爾等宜悉心綜理夙夜勤事毋忽以致遺毋誇以失實毋漏以廢公毋怠以玩歲殫乃心力用亟成一代之令典以觀揚我

皇考之耿光稱朕意焉欽哉

○隆慶四年九月辛卯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等言近者審錄重囚閱方士王金陶世恩陶放申世文劉文彬高

守中等獄詞不覺隱慟流涕曰

先帝受誣一何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為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於後也以我

先帝是果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悉洞燭其微至於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不以為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

陛下所明知也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

七月

卷一

四

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

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知也今乃曰金等妄進藥
物遂損

聖體比金等子殺父律謂

先帝是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議事者乃倣

先帝為詞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為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為何如今罪招中明開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廷之上明說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

九重為遠此等情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為

陛下言者若不極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

今之變無有大於此者而

陛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勅下法司會同多官從公再訊

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

其事於後世使皆知

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
陛下為

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為

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金
等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
死何足惜哉

上曰茲事情重大法司其會同多官訊實以聞於是刑部
會府部大臣及錦衣衛科道官於承天門外鞠之盡反
金等獄詞言金等進藥無事寔前所坐悉妄第他罪惡
尚多不當輕縱請更下法司改傳正律

上曰我

皇帝神聖睿智荷

天篤祐壽考正終享國享年乃自古帝王所罕及者何嘗輕用方藥却乃委罪於人茲事既會鞠明白其宣付史館紀錄垂示萬世金等既有別罪依擬更論具奏

聖學

○隆慶元年三月乙酉勅諭禮部曰朕惟講學乃帝王進德圖治之首務茲

山陵事畢經筵日講宜即舉行爾禮部擇日具儀并合行事宜來聞

○四月癸巳命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知經筵事少

四月

卷一

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春芳郭朴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以勤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
學士張居正同知經筵事賜之勅曰朕惟帝王脩齊治
平之道具在經史然必講明之無疑庶幾推行之有效
肆我

祖宗

列聖法古帝王講明正學經筵盛典世世舉行朕以眇躬
君臨萬國仰承丕緒恒思克荷之艱祇率舊章冀獲多
聞之益今將以四月二十二日御經筵命爾希忠爾諧
知經筵事爾春芳爾朴爾拱爾以勤爾居正同知經筵

事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趙貞吉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林樹聲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掌院事潘晟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殷
士儋國子監祭酒林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呂調陽翰林院侍讀呂吳王希烈脩撰諸大綬丁士美
編脩孫鋌張四維林士章陳棟充經筵官階春芳朴拱
以勤居正并晟士儋大綬四維日侍講讀夫君以脩德
為要宜勤講學明理之功臣以輔德為忠務盡責難陳
善之實卿等其尚端志竭誠稽於古訓啓沃朕心凡經
史所載理欲消長之端政治得失之故人才忠邪之辨
統業興替之由明白開陳毋有所隱務俾學緝熙于光

明治允躋于隆盛上以副

皇天

祖宗眷託之重下以敷海宇黎庶熙皞之休而卿等引君當道輔成上德人臣之職斯無忝矣欽哉

謹天成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

上諭輔臣曰連日霖雨不止有傷民間禾稼朕甚憂之其令戶部查覆被災地方以聞內外仍痛加脩省是日禮部議上脩省祈禱及停刑禁屠事宜

上曰內外百司其各務省愆脩職以副朕畏

天恤民至意祈禱自明日始各衙門官青衣角帶及停刑

禁屠俱五日諸司奉行不以實者該科劾奏

○丙午御史劉翹言北直隸武清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常漕河隄岸橋閘與民間廬舍田禾沒者過半請下撫按臣查勘蠲賑備理事宜即條上之以俟裁處上曰暑雨為災內外官其勉脩實政共圖消弭因下其章於戶工二部

○七月丁卯

上諭禮部曰秋霖不止重為民災朕祇畏

天戒軫念時艱深用憂惕內外各官著各痛加脩省自十五日始青衣角帶辦事仍禁屠五日順天府祈禱晴日止

○十二月丙申禮部言今歲四方奏報災異特多請

十二月

寶訓卷一

上敬

天法祖勤學親賢深以佚欲為戒

上曰

上天示異理宜脩省事閑朕躬者自當加慎爾大小臣工其各秉忠君體國之心脩舉職業消弭以盡交脩之義

○隆慶二年三月戊寅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百官脩省青衣角帶辦事三日仍額

上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以佚欲為深戒以勵精為遠圖絀粉飾之彌文崇交脩之實政

上曰災變非常委宜知儆事閑朕躬者當自加慎爾等百司其痛加省勉盡職業以虛文

○十二月庚子禮部類奏是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多而山西天鳴地震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

上天示警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內外臣工其務實心體國脩舉職業共圖消彌以仰承仁愛之意

○隆慶三年八月辛亥以是歲災異頻仍詔天下暫免刑
○十一月癸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以京師雨水冰凍竊盜安民六事章下禮部因類奏災異并覆鳳翔疏請行內外諸臣痛加警省仍勸

上勤政事虛聽納以仰答

天戒

上曰然今歲災變異常

上天示警朕心深切兢惕爾內外臣工務痛加儆省脩舉
實政共承

天意

端儲教

○隆慶元年正月戊辰禮部請冊立 東宮

上諭曰皇子年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甲戌賜 皇子名

上親告

奉先殿

大行皇帝几筵而命皇子以辭曰朕茲恭請命于

祖考賜爾名曰

夫鈞者言聖王制馭天下猶制器者

之轉鈞也其為義大矣爾其念之哉

○隆慶二年正月癸亥禮部尚書高儀等復上疏請立

東宮其畧言自古明王圖治忠臣

其

吳不以建儲為

重所以定國本安人心也恭惟

皇上篤生元嗣已踰六齡主器得人臣民歡戴早建預養

宜在此時臣伏睹宣德弘治中

皇子皆二齡而冊立成化中

皇子六齡而冊立具在國史今

皇子雖在冲年而舊典可據且奇表秀發睿質異常必

皇明寶訓

卷一

十

冊立之儀既行則教養之道可舉惟

皇上早從衆心擇日冊立實

宗社萬年無疆之休疏入

上乃許之曰卿等請建皇儲至於再三瀝誠彌切陳義甚正特允所請其擇日具儀以聞

○三月辛酉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皇子

為皇太子命成國公朱

希忠為正使持節大學士徐階為副使捧冊寶詣文華殿行禮冊文曰蓋聞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朕恭膺

景命嗣撫丕圖遠惟古昔早建之文近考

祖宗相承之典爰遵

天序式正儲闈啓爾元子

日表粹和天姿穎異誕祥

虹渚夙彰出震之符毓德龍樓允協繼離之望是用授
爾寶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於戲啓克敬承是以識
如傳之衍誦能基命是以卜姬祚之長爾尚式彼徽猷
定乃幼志勤春夏秋冬之學用廣聰明親左右前後之
賢豫端蒙養俾三善悉脩百度惟貞益綿

宗社之洪休普慰華夷之仰戴斯予一人永有慶焉欽哉
○隆慶五年正月庚寅大學士李春芳等言
先朝故事

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即今春和

宜命臣等舉行如例不惟臣等獲遂仰瞻之私而東宮殿下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且今歲來朝官員咸願一睹

睿容請于二月上旬之吉許臣等率諸臣于文華殿門朝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上許之令以二月二日謁見

○隆慶六年二月庚戌以

東宮出閣講學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余有丁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脩陳棟充侍班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馬

自強陶大臨翰林院編脩陳經邦何洛文檢討沈鯉張秩充講讀官檢討沈淵許國充校書官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正馬繼文徐繼申充侍書官先是大學士高拱等請選

東宮輔導官僚會同吏部推舉

上曰東宮官宜加慎選不必備員于是拱等疏名以聞上從之仍諭拱居正提調各官講讀

遵成憲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先是御史張櫟言皇極等殿門宜悉復

聖祖舊額太監李方言南北二郊當合祀

二月庚子

卷一

十一

上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至是上議曰

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實至重我

皇祖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

先帝因

天心示變革故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取洪範皇建其有

極之意為義並精所包皆廣至於他殿閣名額先後雖

殊意各有當夫

皇祖為創業垂統之聖君

先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順

天心遠稽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因革得宜凡事開典禮綱常安

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
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益釐正者所以新一時
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義

聖明舉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頗緩今
使於

先帝山陵甫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之竊恐

皇上純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為宜遵舊名為當又言
臣等謹按周禮言圜丘方丘之制甚詳列載燎壇瘞坎
禮樂象舞之數亦各有別則知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
已然矣秦漢之初去古未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
合靡常而議論不一然大抵主分祀者十之六七主合

祀者十之二三程頤朱熹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一則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否槩可見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一時廷臣斟酌考訂建

圜立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立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蓋亦倣周禮而為之至

洪武十年偶感陰雨始改合祀我

世祖皇帝應運中興乃集廷議更定四郊如洪武初年之

制當時諸臣亦多辨論

先帝折衷斷自

聖心銳然舉行然非

先帝作而為之實遵

聖祖初制也恭遇

皇上嗣登大寶遵奉遺詔凡一應郊社等禮下之廷議令
參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享之禮祈穀之祭與天
帝社稷之祭原不係

祖宗舊典及與古禮不協者俱已釐正惟此四郊二祀原為
聖祖成制臣等如舊請行荷

聖明允俞北郊之禮又以脩舉若復輕議更改臣等未見
其可竊以為當如初議

上曰殿門等名出自

皇考欽定

郊壇分祀亦

皇考復議

皇祖初制俱如舊遵行不必更改

隆慶四年九月甲午詔復京營舊制自京營改六提督
法令不一人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兵科都給事
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
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柰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
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
賢惟一心猶俱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
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總

受恭遊令倏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之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即有公移則以一官徃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為三大營分之為六副將又合之為一總督一協理蓋俱用

先帝之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為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先帝制便其諸副將恭遊等官仍從近議分統上是之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十二月壬寅禮科右給事中戢汝止言宗室之請名封
選婚宜改屬巡按御史代為具奏則可免王府需索之
弊而婚禮不至愆期

上謂

祖制不可更報罷

聽納

○隆慶元年四月庚寅命建翔鳳樓于宮中都給事中馮
成能等言

皇上初御宇內

山陵甫畢正宜脩舉政事以新天下之觀瞻今他務未遑
而亟于翔鳳之作流聞四方以為工作復起詔令之

信舉動之不當從此始矣今四方多虞公私耗竭一毀一建工費不貲昔文帝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而止翔鳳之費不止百金而

陛下之仁優于文帝臣竊謂

聖心必有不安于是舉者惟

陛下重明詔恤民窮亟賜停止

上嘉納其言遂罷之命以紫極殿等材收貯別用

○七月丙辰

上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乃科道官不諳事體屢肆欺言卿等宜有以處之於是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上疏極言

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皇上本意庶忠言日聞無壅蔽之患

上報曰聽諫朕之素心若所言當理無不嘉納昨諭乃謂妄言失實者此後爾等進言各宜審擇以稱朕意

○八月戊申

上諭內閣欲親詣

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

皇上重

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欲躬脩陵祭此乃

聖孝所發視他遊幸不同但

天子之孝以保安

社稷為大故

累朝舊制發引之送止于午門而祭祀之禮惟

太廟親奉其

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時尚未輕出凡以重

社稷也乃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薊遼宣大警報屢聞此

何時耶

皇上顧欲冒危而往萬一至彼稍有震驚于時悔之亦復

何及此不獨臣等及諸臣民不顧

皇上有此舉動竊惟

三月朔日

金匱一

十一

祖宗在天之靈愛護

聖躬記念

社稷尤不樂

皇上有此行也乞深留

聖恩特賜停止

上初不允令如前旨傳行於是階等三上疏極言

天壽山之役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虜地今虜既結聚

萬一猝入何以禦之適據邊將報稱東虜土蛮等欲犯

喜峰口西虜把都兒等欲犯古北口此繫豈輕小者預

皇上熟計之母以萬乘之重輕試于危險

上悟乃止命以事寧之日奏行

○九月丙辰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巡視京營給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思等各上疏言內臣不當坐營且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輔臣徐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年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會典脩於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体有礙施行言官所言無非仰望

皇上遠遵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以應俯從

皇曰

言

十八

上不悅因詰階等何故不奉詔令且以意對階等對言
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虜賊入犯懲戎務之廢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內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得
歸一操練漸覺有效良法美意誠萬世所當遵行者也
今命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已無營可坐若必欲
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惟

聖心亦有所未安者且團營始於景泰革於

先帝臣等下情實願

皇上惟以

先帝為法是以昨蒙發下科道之疏輒有陳奏無他意也
上納其言遂命罷之

○十二月乙酉尚衣監太監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
嘉靖十七年例增額召買工部執議今詔書方務節省
而相等首開糜費之端不宜聽許得旨如部議

○壬寅滄州鹽山縣丞王邦直應詔陳十事一減賦役以
招流移二實倉廩以備凶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清
驛遞以革冒濫五禁勢豪以除暴橫六正仕途以塞奔
競七重功績以明考課八慎作養以剔繁冗九嚴簡練
以脩武備十振紀綱以勵風俗

上曰此奏多切時弊該部看議以聞勿以官卑廢言

○隆慶二年正月戊午孟春時享

太廟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大學士徐階等疏言祭祀者國家之大禮春祭者四時之首禮在

皇上必躬奉裸將而後為孝為敬在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官代行者易曰萃亨王假有廟言萃聚精神總攝衆志之道莫大乎宗廟也仰惟

皇上當萬國來王之初朝覲官吏會試舉人四夷朝使咸
集闕下正宜致謹

廟享以率合天下之心而乃無故遣代恐非所謂率之道
也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莫獻有歎其禮不繁

皇上躬一奉行勞亦不甚夫以宗廟大禮雖勞且不當避
况非甚勞者乎臣等謹披瀝上請惟

聖明鑒允仍親詣

太廟行禮

上乃從之

○四月壬午先是

上令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兩買金一萬兩

六月丙寅

金銀一萬

二十

進用戶部尚書馬森等言

皇上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逋者至於商人尤難責辦

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暫貯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即滿一萬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布政司亟進年例以供

上用又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銀兩且不必發取見在金進用

○丙申詔脩理禁門城樓及疏濬御河工科給事劉繼文言今財力詘乏邊務方殷不宜興不急之務以滋勞擾工部亦以為言

上乃命工部會同內官監酌量緩急次第脩理

○隆慶四年三月甲申尚衣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工科都給事中龍光執奏今江南各處大水道強相望即歲辦猶恐不前若復重以額外加擾民何以堪於是工部覆言加徵不如趣正供之為易新派不如責舊逋之為速宜命所司亟查原造之數立限

催徵庶公用不乏因亦紓

上然之乃詔平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其他悉以准歲造之額

○六月丙寅命工部建光泰殿祥瑞閣於長信門南工科給事中龍光上疏諫不納工部尚書朱衡等復言帝道宜靜不宜動今隆道英明等閣工役甫竣

皇上正宜凝神淵默導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財力有限臣等竊羗之見不敢不盡其愚

上遽命止之

節儉

○隆慶元年四月丙午禮部覆戶科左給事中何起鳴言

往時西番進獅光祿寺日飼一羊擲上供之費以養
用又南京進鮮馬快船承天府增進香米等物擾害地
方俱當詔罷太常寺歲用牲三千有餘例以行戶上納
價未及領而上納之費已數倍當令科道官會同該寺
給散牲價及稽察奸弊得旨進鮮船騷擾及太常寺一
切宿弊如議禁革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
即行停止不許進獻

○五月庚午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
但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為令

○七月丙寅光祿寺少卿李鏈條陳議處供應十事一傳
帖用印信以防奸欺一申明宴享規制一服制未及大

七月庚午

聖恩一

二二

祥乞罷張飲設樂一寶坻縣魚鮮每年止辦一次薦新
一清理器皿一查革冒支工食一畜飼獅羊糜費無益
宜停止一革回內差常數之外隸籍本寺者一夷人朝
貢事畢趣令出境一庫銀見存不及二十萬乞加意撙
節下禮部覆議皆如其言得旨獅子除已貢者今後勿
令再進壽羊除隆慶元年以前盡數發出餘悉依擬

○十二月戊戌

上諭戶部查內庫太倉糧銀出入數尚書馬森奏太倉見
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
糧之需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
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得銀

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筭僅足三月京倉見存
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
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
石以今歲筭抵僅足二年有餘時勢至此萬一有不虞
災變供費浩煩計將安出臣愚以為生財未若節財多
取不如儉用恭惟

皇上登極首詔銳情節省止土木之工罷珍寶之市捐無
益之費捐不急之官其一念節儉天下固已喁喁然歌
詠盛德茲復稽帑藏出入大數憂深慮遠之心更出尋
常萬上臣切以為

皇上興念及此國家之福也然書有之曰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夫儉美德也慎之誠是也而必曰惟懷永圖蓋惧夫儉德之不終也伏願上計國儲之匱乏下恤民生之艱難視銀數之少若此則百金之費必思所以惜之視糧數之少若此則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終始不變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萬民共成恭儉之化漸致殷富之盛則一切權宜掇括可以勿行而皇上憂國愛民之心亦當少慰疏入

上手詔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於一切用度十分省減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當悉心措處以濟國用

○隆慶二年三月丙寅御用監奏合用金箔漆硃等料

減定數目請行工部辦送本監工部以漆硃等料皆舊
例所未有宜以嘉靖初年為則其金箔等如數處辦自
今各監局物料仍如節年事例不得加增
上從部議

寬仁

隆慶元年八月辛卯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錢金等援
聖恩詔乞赦各持論不合移刑部議刑部侍郎樊深
三議言臣謹按大明令凡徒犯以主配所者例不許放
還祇因市板訛謬流傳不一故工部執以為可許刑部
執以為不可許以法言之則刑部當是無可疑者第徒
流著役之人雖律令俱稱不宥然以臣所聞大明律內

皇月會川

卷一

一款又有赦書臨時定罪名特免之文則是國家立法之意凡遇霽恩若止是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當拘常赦不原之律其餘自當別論今

皇上登極覃恩既不止於傳旨肆赦而臨時所定又各條有罪名豈可以常赦所限而拘之乎且詔書所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者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配之人獨非已結正者乎臣惟國家赦宥有法所以立萬世之經使人難犯登極有赦所以溥曠蕩之恩使人自新今遵行明詔而又膠柱乎律令奉揚殊典而又掣肘於常法宜乎其執滯不通也況上稽洪武近及嘉靖年間赦書往往於此輩有開釋者亦未聞謂其與律

令背馳且徒流之罪例許拆贖此輩獨以無力故就哥
靡今偽印發塚諸死罪不應拆贖者既蒙寬宥而此輩
獨以已至配所反不得一霑殊恩恐非所以昭我

皇上樂與天下更始之意第事不歸一故人持兩端伏乞
明示德音布告中外使奉法之吏有所依守疏上

上曰登極覃恩與常不同徒流人已至配所者特許放還
○隆慶三年正月壬申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詹仰庇巡視
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仰庇上疏曰臣聞天子之有后
所以分理陰教正位六宮之首故宮闈之教修而後陰
陽之理順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以為

宗廟

社稷之主四方家入之則者也臣昨聞道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又有言睿體抑鬱成疾

皇上畧不省問者有如一且不可諱是上累

聖德而貽天下萬世之議臣寔痛之入朝之際嘗竊問大

小臣工亦無不憂懣泣下者而事涉宮禁不敢明言臣

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犯忌諱亦當死臣今

日固決死然願

陛下一聽臣言復

皇后於中宮時加憫問則臣死賢於生

上曰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䟽上衆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正典禮

○隆慶元年正月丙寅禮部遵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祭祔享之制一郊社之禮臣等謹議天地分祀昉于周禮園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哉

三月

聖訓

卷一

二六

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
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我

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

皇考改合而後分然

皇考之更制卽

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以久似難紛更宜照例

南北二部于冬夏至日恭請

聖駕親詣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
戌年聖駕

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其太歲仍于歲暮孟春遣官專祭至如天神地祇已徙祀

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壇之祀不宜復舉一祈穀之禮臣等謹議禮稱元日祈穀于

上帝其詳亦不可考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卽祈穀之遺意自

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旣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并行于仲春不無煩數且玄極寶殿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臣等竊以爲宜罷祈穀之禮止于先農壇行事爲當恭遇

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并行耕藉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

聖月

聖月

順天府官代行庶合

祖宗舊典一大享之禮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制而
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

皇考肇舉此祀無非追崇

睿宗以招

嚴父配

天之孝但自

皇考視

睿宗則

睿宗為

嚴父自

皇上視

睿宗則

睿宗為

皇祖若以今日仍奉

睿宗配

帝以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
妥

睿宗之靈而安

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為大享之禮可罷一社稷之禮臣
等謹議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

太社

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則自古及

祖宗朝皆無之國初

太社稷之建悉遵古禮而

皇考仍以勾龍后稷配寔合

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于

帝社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為正宜照舊奉

太社

太稷之祭其

帝社

帝稷宜罷勿舉一

陵塋

廟祔之禮臣等謹議哉國家自

宣宗以前

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

裕陵則二后同祔葬

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

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

孝潔皇后為

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葬

永陵祔享

太廟先年

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暫祔

二月

三月

三月

奉慈殿側以俟

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先已祔廟又奉

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並配非

祖宗舊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

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

祖宗舊制况

孝潔皇后宜祔之禮

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為
皇考大行皇帝升祔

太廟之時宜諱

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

孝烈皇后于別所仍于

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

孝潔皇后梓宮于

永陵與

聖母梓宮同日祔塋

孝烈皇后既以祔塋似當以次列祔其

孝潔皇后

孝烈皇后尊諡乞勅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冊寶庶幾

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三月

臣等

上曰禮官既會議允當其如議行之

○二月甲辰先是禮部言國朝

廟制一后配

帝其禮甚嚴如先年

孝肅皇太后

孝穆太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于

奉慈殿近年乃遷奉各

均祀于別所今

孝烈皇后改題神主宜勅所司于太內別建殿宇奉安以

副

皇上一體孝事之意

上命會官定議以聞至是上議言

列后奉祀別所例有二端非祀于大內之別殿則祀於

陵寢然內殿之祀似近而專

陵寢之祀稍疎而遠今

孝烈皇后以

先帝祀之則位非元配

太廟祔享之禮固當遷改以

皇上視之則分為

母后近方祗奉尊稱若使遽遷于

陵寢則于

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事之情均有未安臣等反復詳議
惟大內別殿之祀為當疏入得旨俱如議行遂以景雲
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

○乙巳禮部言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既升祔

太廟奉祀內殿凡行禮之日已與

列聖同臨鑒享而復有玉芝宮諸祭祀似為煩數請悉罷

之止存日供之膳

上謂玉芝祀典出自

皇考孝思復命詳議以聞於是尚書儀等復言我朝

宗廟之常禮如每年四五及歲暮大祫則止行於

太廟大小節辰及

列聖考妣忌辰則止行于內殿未嘗有并祭者國有大事
或告于

太廟或告于內殿亦未嘗有并告者今于玉芝宮則無所
不祭無所不告是

列聖皆一祭一告而于

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

先帝行之則以為豐于禩廟未為不可今

睿宗于

皇上為

皇祖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

列聖近而

先帝

皇上將何以處之此所謂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至于日供之膳則有可言者謹考南京

奉先殿原奉

太祖以上

列祖神位于中迨北京

奉先殿成南京

奉先殿各祭俱罷而供膳至今不輟蓋以奉安神位之所

而特存有舉莫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為

睿宗原廟近又設有

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為日供之膳宜加舊奉設而悉罷其
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廢國家之典祀
先帝之孝思可以兩全

上從其議

○四月甲辰始命夏至祭

方澤以卯時行禮先是冬至祀

天孟秋享

太廟春秋祭

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祭

皇月宮

卷一

三十三

夕月壇以酉時孟春孟夏孟冬時享及祫享

太廟俱午時夏至祀

地時未有定至是太常寺以請遂定于卯時

崇道術

○隆慶元年八月癸未朔

駕幸太學行釋奠禮於先師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春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博兵部尚書郭乾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趙貞吉分奠四配

十哲兩廡禮部侍郎潘晟致奠啓聖祠畢

上御彞倫堂命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坐賜茶後祭酒司業經坐講上宣諭師生曰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

○乙酉勅諭國子監師生曰朕以眇躬繼承洪緒總億兆君師之責深惟古昔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建學立師宣明教術育賢善世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思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爰循舊典紀元之初躬親太學祇謁先師孔子因進爾師生講解經義厥禮告成爾師生其曷以稱塞朕意夫學校之設以明人倫也五倫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恒必由之六經垂憲

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者甚備會其旨要身體而力行之以措諸事業非今日教學之所急與朕方立極綏猷為天下先爾等其夙夜祗懋相與講求經術之微惟叙彞倫之大期于體立用廣以成化于今上追古雍熙太和之盛無令唐虞三代得專其美不亦善乎若乃徒事辭章離經畔道率忘其性命之實而靡適于世用非所望於爾師生者也欽哉

○隆慶五年九月戊辰先是六科給事中韓楫等十三道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下禮部會廷臣議至是上議曰臣等謹按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卽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棄

去詞賦專心于是其學以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
以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克養之純超然
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于矩辭
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
中正足以矯枉律徧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
大畧也所著有讀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
而隻字片言皆可師法微詞粵議悉合聖謨至今學者
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
已之際不折節于權門不謝恩于私室不屈于貴近不
懾志于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此其
樹立之大節也故一時信從者有河東夫子之稱一代

真儒之許至今無異議焉間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又有言宋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祀瑄不應獨祀者不知從彥等皆講求聖學于大明之日而瑄乃興起于既絕之後課其難易功實倍之惟

陛下博採人言俯垂臨決早賜施行其於世教士風非小補也疏入

上曰瑄公論既定其准從祀

重選舉

○隆慶元年七月甲子禮科給事中何起鳴奏申飭科場事宜一曰重懷挾之罪 曰革傳遞之奸一曰慎同考

之選一曰正諂諛之風一曰預監臨之差一曰嚴詭騙之罰得旨懷挾傳遞諸弊依疑枷號重處今後科場搜檢不嚴關防不密責在外簾舉動不慎校閱不公責在內簾禮部并都察院分別參奏餘悉如議行

○甲戌遣御史凌儒陳熙芳監順天鄉試

上以科場事重通年弊多諭儒等悉心綜理嚴加禁革以副朝廷求才之意先是兩京監試御史皆臨期方遣禮部以為倉卒之際不便防奸故是歲遣官特早去

○隆慶二年正月壬申河南道御史王好問條陳科場四弊一號舍二懷挾三代替四透漏俱宜嚴法關防禮部覆奏

正月三日

卷一

上曰奸弊不祛何以得真才監試御史其盡心嚴察不得寬縱

○二月壬寅禮部覆提學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風五事一廣恩貢以實國學二申卧碑事例以整澆風三久任教職以收成效四責成有司以懲玩愒五試題須善惡並陳以革剽竊之習

上曰開貢本為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毋濫廷試之日發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睦宗親

○隆慶元年正月戊辰復鄭王厚烷爵管理國事如舊仍歲加祿米一百石釋鄢陵王府鎮國中尉勤熨及其子

朝埒端本府有司存恤先嘉靖間厚煊以建言時政忤旨盟津王長子祐樞因構之王遂奪爵勅焚朝埒亦以赴闕言事俱發高牆禁錮至是禮部奉詔書請寬釋優處故有是命

○七月乙丑宗人府掌府事駙馬都尉鄒景和疏辭歲祿一百石

上答曰祿賜乃朝廷待臣常典景和但盡心供職以圖報稱不必辭免

○隆慶二年五月戊辰肅定王妃吳氏奏以孫肅懷王無嗣請令定王姪管府事輔國將軍縉熿承襲王爵仍賜給丁土以供祭膳禮部覆言宗藩封爵莫重於親王往

皆縉燾請封

先帝宸斷消越世無相繼之理成命昭然孰敢違越宜令
縉燾安分守職毋得輒假王妃名再三瀆請

上曰

皇考宸斷倫理明正縉燾不准繼襲但將該府衛所等悉
一切裁革同於犯罪國除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議以請于是禮部又言
縉燾既為將軍則與親王統體自別衛所所以衛親王
也不容僭踰肅王及世子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奏
繳或量摘衛以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所受金冊容
其身終奏繳則朝廷惇睦之仁裁制之義庶幾兩全從

之

禮大臣

○隆慶二年二月丙戌大學士徐階以歷俸再滿九年自陳不職

上曰卿輔佐

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勲猷益茂茲九年再滿朕心嘉悅其贊理如故吏部議擬應得恩典以聞階仍上疏求去辭免加恩

上曰卿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國籌邊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議擬重加恩賚用示眷酬何乃復上疏求去其遵前旨卽出贊理以副朕懷不允辭是日吏部擬上恩典

得旨輔臣階友伯爵倖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子太常寺少卿璠陞本寺卿仍掌尚寶司事賜勅獎諭宴禮以示朕眷禮至意

七月丙寅大學士徐階再上疏乞休益力

上察其誠懇乃許之特命馳驛遣行人護送以婦有司歲給人夫八名月給祿米六石仍賜階勅諭曰卿自弱冠及第珥筆詞林博學宏才蔚有令望既服官中外勞績弘多乃受

先帝眷知擢居綸閣平章大政悉裕乃猷雖遭際時艱善藏其用已而專司揆席獨運鈞衡黜伏庸回邦家以之寧謐屏除僉墨朝著因而肅清迨

先帝升遐朕嗣大歷服卿乃揚宣遺命與四海以更新翊衛朕躬聽百官之總已用光始政不替初忱凡論道經邦以安內攘外莫不憚竭心力曲盡纖微俾予一人垂拱之休皆十八載勵相之力方切毗倚共致昇平而屢托微疴力求避位舉朝有免留之疏在卿堅肥遯之情朕非不欲屬任老成而又不忍煩以機務特賜俞允因錫璽書命乘傳以言歸遣使臣而戒道仍歲給輿隸八名月饋官廩六石以示朕優眷之意於戲仲淹秉政清朝心懷天下之憂樂裴度按閒綠野身繫國家之重輕卿於二臣後先一致其尚強加餐食葆固精神暫尋洛社之盟行俟東山之召卿其勉承之哉時大學士李春

芳陳以勤張居正皆以階內閣首臣諳達政體力勸
上留階

上謂階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從所請而宴樂錫予之隆
一如楊廷和故事稱優徭云

○隆慶四年七月戊子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懷優詔許之仍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給驛遣官護行有司月給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復賜
勅獎諭勅曰卿以博學宏才冲懷雅度早登侍從茂著
聲華乃簡自

先皇侍朕藩邸啓沃歲久裨益弘多暨朕嗣宅丕基眷維

舊學擢居綸閣俾贊樞機卿乃同寅協恭殫心畢力嘉謀入告常先天下之憂正色立朝深得大臣之體諸所匡弼具見忠勤朕方切倚毗共圖至理而固陳微疾屢乞優閑慰諭再三疏請尤力重違雅志特用俞允茲加卿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餘官如故仍賜馳傳遣官護行有司歲給輿隸八人月給官廩六石以稱朕優眷至意於戲疏廣乞歸田里竟全師傅之高司馬退居洛陽猶負相臣之望卿之終始無愧古人其慎藥加餐順神益壽為國家完柱石為卿邦垂典刑暫投綠野之閒俟佇蒲輪之召卿尚勉承之哉

○八月甲子致仕戶部尚書方鈍以冊立

東宮恩例存問具疏陳謝

上謂覃恩詔下已久所在有司延緩至是始舉行命奪岳州府知府李時漸俸三月

○隆慶五年五月戊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春芳乞休疏凡五上

上察其誠懷乃許之優詔褒美特賜馳驛遣行人曹銑護行有命有司月給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仍賜勅獎諭曰卿以誠心篤行淵學宏才蚤擢廷魁致身侍從雅望久孚于士論芳聲丕振于詞林遂受簡

先帝荐登綸閣夙夜秉在公之節謨猷闡入告之勤迨朕嗣服之初尤切倚毗之重眷惟耆德晉晉台垣卿乃志

切協恭誠體存國不動聲色量休休而有容矢竭朕肱
心翼翼而匪懈啓沃之忱彌篤忠實之念弗渝朕方賴
平章共圖治理頃以親老微疾累疏乞閒慰諭雖頻情
詞益懷特從所請用遂雅懷茲賜卿馳傳遣官護行有
司歲給輿隸八人日饋官廩六石以副朕優養輔臣至
意於戲由狀元為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
親王溥見榮于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之卿其勉加養
食調護精神展致樂于家庭發英華于著述俾國人皆
有所矜式而天下繫以為重輕豈惟卿垂無疆之聞而
國家亦永有光哉

抑近習

○隆慶元年三月辛酉提督上林苑太監李芳奏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級其跟辦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宜悉裁減著為定例得旨宿弊俱嚴行禁革

○六月戊戌禮科左給事中王治等奏上清查內府各監局庫布絹線絨香蠟之數請如詔令舉行因劾奏掌供用庫內官翟廷玉掌丁字庫內官馬尹等乾沒之罪上報可仍以廷玉尹屬司禮監治罪

○七月壬申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罪七乞徵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有事太親山始於成化初然用以提督道流於地方無與也宜如

省言罷之便

上是之詔革分守徵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丞
劉進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都給事中歐陽一敬
疏言臣訪知劉進者本劉俊嘗守

頭陵誅求萬狀

肅皇帝下之獄已克

孝陵衛淨軍今逃藉易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飢
虎也

上悟遽命罷進革分守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
監左監丞柳朝自司禮監典簿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

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如今四時也故傳曰
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山內臣耳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旨從內降旋復易之傳播中外殊駭聽
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願

陛下以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疏入

上深以為然即命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

○隆慶二年七月丙辰內使許義坐挾以嚇人財事發巡
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衆題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
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梓

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爲首者一百發烟瘴地充軍餘各杖六十充

孝陵衛軍

○八月乙未先是湖廣巡按官奏革承天元祐宮住持沒入莊田八十七頃以備漢江修隄之用已得旨允行至是守備太監張堯又奏稱前田係碑載舊數乞留徵租進御戶科執奏租銀以之進御於國用不加多以之築堤則拯萬民之溺而且以保護

陵寢彼此輕重較然宜如撫按官議

上命遵前旨聽有司徵收不得再行奏擾

二月

卷一

○十一月乙丑司禮監傳旨令錦衣衛逮問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秋後處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寃且將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事內庭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

上報以芳在內事上無禮命且錮之

○辛未命錦衣衛逮內官楊義於南京陳鍾於山海衛各杖三十送刑部監錮

○隆慶三年六月壬午初御用監太監趙遷劾工部主事劉佩違納鈔稅擅留皇船事下工部行山東巡按御史

勘詳以聞至是御史羅鳳翔奏遷語受之湖州通判全
祉祉初以部運私裝貨物為佩所持因族遷以禍中之
佩無罪當反坐祉而責遷誤聽之過

上是之

○隆慶四年四月庚子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
請釋繫獄尚寶司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章下刑部
擬履淳淹繫逾時以足示警芳等二十五人已瘐死其
六茲復餒瘠者半宜矜釋詔釋履淳為民芳陳鈿楊義
楊添爵喬朗發充南京海軍李智王進鞏真甯春季珎
還鍾鼓司應役餘繫如故

○八月己未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都給事中

李已誅大同西路叅時張剛威遠城叅將楊縉及諸罪名未定請宥未盡者宜以時開釋章下法司刑部尚書萬守禮等因言朝審之時罪在殊死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有辭者奏請末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都給事中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得與既不在矜疑之列又無復再問之條如終瘦死獄中非所以昭

朝廷正法之義洽

皇上好生之仁也乞將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宥已枉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謂有援矣

持大體

○隆慶二年正月戊戌長陝西按察司副使姜子羔言入覲官各有道里費及饋遺私賫宜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布政司官銀三百兩按察司官二百苑馬行太僕二寺官一百運司及府正堂官二百五十佐貳官一百州縣正官二百佐貳官五十首領及邊遠者量進疏入上曰進獻非事體朝廷亦不藉足用不許

○九月癸丑戶部覆南京戶部尚書劉体乾條奏四事一分派倉分水次以均勞逸一議處腳價工食以止科索一減耗米一責運官疏入

上曰茲所議俱准行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

必一一讀奏

○隆慶四年七月己巳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近來章奏日趨浮泛鋪綴連續徒煩

聖覽且言多意晦緒理難尋翻可竄匿事端反調假飾人臣奏對之禮不當如此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綴違者聽該部科官叅治庶存恭肅之體且還簡寔之風

上答曰卿言良是近來章奏信多繁辭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体所司其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慶五年十一月丁卯巡撫雲南都御史曹三暘上言

革任黔國公沐朝弼怙惡不悛虐害地方人心危懼請
因其乞假壅母留之南京不遣以杜後患兵部覆朝弼
事已前決今因其自至而留之非所以明國威昭大信
也

上以為然令遵前旨還鎮閒住戒以痛自省改不得生事
虐民

慎恩澤

○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戶部覆御史王廷瞻言勲戚莊田
請乞大濫或本宗已絕為異姓所冒或身後陵夷為勢
家所奪使國家優恤之典為奸究射利之資甚無謂也
宜于初給時酌為定數不得過多仍限以世次違為裁

臧其無宗無爵者悉歸之官至於各衛屯田必擇衛官之賢者使任其事有司查盤得併核其勤惰仍以屯糧完負分為三等以行勸戒

上從其議令勲戚初給莊田部臣酌議則數臨時舉聞

○五月甲寅錦衣衛經歷牛應龍等以其父前考察為民請比例移封吏部言條列所開除名等罪不係貪酷得奏請移封者所以廣錫類之仁若賊汗等罪卽遇赦宥仍行追奪者所以嚴賊吏之禁夫已授封者尚得追奪况未授封者乎自今內外官員有應封贈而其父以貪酷為民者聽本部斟酌奏請許以原職冠帶閒住其後雖有封典不得槩及以滋冒濫

上曰貪酷為民者無論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辜為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

○十二月丁酉先是戶部奉旨酌議裁革勲戚冒濫莊田勲臣傳派五世者限田百頃戚畹限田七百頃至七十頃宗支以絕及失爵者奪之奸者影射者徵租入官至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曾查奏勲戚傳派五世田濫百頃以上者朱希忠田千三百餘頃定國公徐文壁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元善田各五百餘頃泰寧侯陳良弼錦衣衛指揮李光先等田各百數十頃戚畹受賜太濫者駙馬都尉李和田二千八百餘頃許從誠一千五百餘頃錦衣衛指揮謝守朴林薦張澍陳書文龍邵

皇明實訓 卷一

四七

輔千戶夏時際等田各千數百頃以上宜酌量裁減恭
順侯吳繼爵豐城侯李儒寧陽侯陳大紀安鄉伯張鑑
崇信伯費甲金武進伯朱承勳寧晉伯劉斌錦衣衛指
揮甄輔等皆傳派五世田不能百頃玉田伯蔣榮安平
伯方承裕駙馬都尉鄔景和都督僉事沈至等皆戚畹
田不能七百頃以上宜令承業如舊支派已絕爵級以
革者則有興濟郡主保聖夫人陽武侯薛倫永順伯薛
橋故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王源駙馬都尉李名焦敬王
彝錦衣衛指揮錢昂蔣秉正等田約三千五百餘頃名
為欽錫莊田而冊籍不載者則有武定侯郭大誠武安
伯鄭崐彭城伯張熊成山伯王維熊等田約二千餘頃

有勲戚本無其田而奸民隱種者若陽侯薛倫平江伯
陳王謨指揮周世臣百戶郭勇故都督陸炳等莊田約
三千餘頃宜悉追奪部覆勲臣中係元勲世裔及戚畹
至親不當槩擬定限宜稍寬其數以示優禮之恩其冊
籍不載若武定侯等田宜令覆核陳書

母后親姪唯留五百頃謝守朴林薦而下宜遞減守朴薦
三百頃張澍二百頃文龍五十頃內宗絕而失爵者如
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頃者量留五頃百頃以下者量
留三頃以資供祀之費餘如世曾言疏入

上曰傳派五世勲臣及公主見在駙馬各莊田爾等仍會
同屯田御史議定應留頃數規則以聞部乃更議元勲

世裔限田二百頃勲戚半者限田百五十頃駙馬李杞于原議七百頃外並以三百頃以足千頃之數詔如擬
○隆慶三年十二月癸亥詔禮部更定卹典條例一文武官祭塋有無隆殺之等悉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窮履行陣春官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悉遵嘉靖中題允事例其祭塋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塋者給與半塋半塋者給與全塋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塋三品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塋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符超越資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講讀年久軍旅功多恩卹

特宜從厚者禮部臨時議請其餘不許一槩援引陳乞
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
者有妻止于一壇者遇有陳乞禮部酌議以聞不得預
擬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
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與妻俱一壇節年所議則
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壇加奉子太保者加祭三
壇原加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
劾閒住者祭俱無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加陞者日
淺政績未著者禮部臨時覈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
壝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一壇
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壝造壝悉如舊例一

四品官凡經考滿者父母雖止授五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例陳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需祭不許越例冒請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准並祭二品三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本身及父母俱准與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品滿本身准照二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葬父母准祭一壇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妄行陳請一內外官不拘品級凡以授外封及後授京職考滿宜封而例不得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葬如不因考滿而蒙恩詔受封者非係講讀軍功仍不准給一二品以上者雖經論劾中間或有

心行無疵優禮致仕者悉照弘治年間例給與身後恩
典如有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及致仕等項
俱不得槩給其被劾閒住遇蒙覃恩槩復致仕者祭塋
仍不准給不許混奏一被劾聽調功過未明舉措未定
者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塋准與全給或功有
可錄過有可原者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
塋至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照閒住事例不准給一
因事革職而後賜復原職給以應得恩典如嘉靖二十
七年例其覃恩槩復者不得援以為例今後自三品以
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塋若後復職銜反
優於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聽劾未明身故者

照開住例俱不准給一勲臣祭葬除皇親外其為事革祭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賜祭則例今後公侯伯在內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兵歷有勲勞者與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與祭五壇雖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管事被劾勘明開住者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塋一槩盡削又正德間公侯伯本祭俱三壇嘉靖間仍祭二壇今後照嘉靖間舊例以復會典之舊一武臣祭塋舊例都督同知僉事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二壇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

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壇與都督同知照署都督僉事止與一壇今後推類一體遵行一死事官如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諍身死國事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陣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仍照例立祠此外或有城池失守而身殞於奔命戰陣敗衄而軀斃於倒戈者止為酌量重輕賜之塋祭或加贈廕不得一槩立祠

○隆慶四年九月辛未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

先朝以大獄得罪故吏科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上登極詔錄建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廕子至是浙江撫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達到部承廢大學士高拱以為非宜上疏曰我朝規

模宏遠君臣之義極嚴父子之恩至篤以此號令天下所以治道邁隆古而陋近代迨

先帝以聖神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其本心也而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託詔旨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至公卿其死者悉有贈廕夫大禮

先帝親定所以立萬世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皇尊號以正明倫大典頒示天下久矣人謀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

二聖則豈非欺悞之甚者乎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
豈無一人當其罪者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但

先帝所去悉褒顯之則無乃以讐視

先帝欵武王反商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
者而已未聞於商家所棄之人盡用之也今

上親

先帝之子議事者固

先帝之遺臣乃明於

上前所謂如此是悖君臣之義而傷

主上父子之恩非所以為訓于天下也臣每私心痛恨至
於流涕自臣掌部事以來此等陳乞悉停格不行今又
有唐樞王俊民之事此誼不明如樞輩得褒顯者甚多
固不必言臣獨痛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已之私臆既多時矣宜亦有明之者
而今當事之臣尚公然為之不覺其悖旁觀者亦漫然
視之不以為非豈天理果泯人心果死歟終始無人一
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當然天經地義淪斁
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為國也弘治初
御史彭程巡視光祿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
孝皇盛怒以為揚

先帝之過論大不敬斬後得免死充軍夫彭程所坐特一言耳視今日之事何如哉願下閣臣議務明皇上繼述本心與今日群臣所以仰體聖心而敬承

先帝者當何如為是并往日所行之非明白諭告天下以醒又迷之人心以開又塗之耳目自後敢有務行已私
歸過

先帝者皆以大不敬論如此則父子之道正而皇上之大孝永垂於萬代君臣之道正而皇上之大法永昭于萬方致理之原寔在於此疏入
上曰大禮斷自

皇考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被譴亦豈皆有
罪者乃今不加甄別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
卿奏具見忠悃諸陳乞並罷吏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
借例市恩歸過
先帝者重論不赦

責實效

○隆慶元年十一月己卯戶部覆漕運都御史張瀚總兵
官李廷竹會議六事一漕法征兌緩期有司軍衛同罪
今法但行於武弁而州縣文職間以佐貳關茸苛索責
宜一體効治毋得偏縱一蘇松常嘉湖宦家納糧不赴
水次每逼軍私兌宜遵例禁革一凡及三年將運官確

別淑慝送戶兵二部會考舉其最者超擢示勸一南京
上下江造船二廠舊無上官督率事多廢弛宜分屬九
江蘇松兵備道兼理之一密雲昌平邊糧甚為運卒之
累數年以來變革不常請如大同例發銀預糴勿再紛
更一裁革遼陽分派南北諸衛事宜已經題覆當著之
令甲遵守

上曰運官賢否惟以錢糧完欠為據如漂失掛欠數多縱
有他長不得濫舉諸事俱依議行

○隆慶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諭兵部曰邊鎮每十日一報虜情比來漸成虛文勞費
無益上諭兵部遇有緊急及事情重大者仍不時奏聞

母得遲悞

○隆慶三年三月丁巳詔各處鹽運司官俱久任三年以後陞遷給由必稽任內課完方許離任其正課計引入倉務在歲終報完越三月奪俸一年者降級有虛出通關者如例科斷分司官以罷輟論黜仍查追歷年積過以時日又近為差

○七月庚辰撫治鄖陽僉都御史孫應鱉疏薦原任侍郎何遷才堪任用兵科都給事中張鹵言遷昔黨附權門貪黷無耻故坐廢棄應鱉不當濫舉吏部覆遷仍聞任不當再圖起用因請勅九卿科道諸臣自今薦舉務核名實

上曰人才貴有實用如徇情濫舉致異日債事者仍照前旨并坐舉主

○隆慶四年十一月丙寅工科都給事中龍光條陳計處歲辦織造五事一專織造以嚴責成一足料價以償工費一禁市買以防濫惡一書姓名以待辨驗一擇運解以絕弊端一革包攬以塞騙局章下工部覆奏如議上曰歲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來積弊多端撫按官漫不稽查催驗惟怙節省虛名其實民不需惠徒資貪吏囊橐奸徒侵利以後令撫按官加意振飭清革奸弊如因循玩愒不奉詔者重治不宥

審用人

○隆慶二年二月壬午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魏學曾請罷廣寧坐營千戶任政以開原備禦指揮劉承武代之西平備禦指揮李尚元與金州守備指揮楊燮相更調兵部謂御史李叔和嘗薦政而戒飭承武卽尚元亦學曾所嘗薦今舉刺異同前后矛盾宜令政與燮更調光元與承武更調以全器使

上從之于是學曾又言政往時守堡幸無事以故得舉承武為檇者所中故得戒飭臣固不為常也至如尚元者臣誠薦之然其才力不能當西原一面之寄燮信才然不若承武練達故臣復有茲議何傷於同異哉夫將官用舍邊鎮安危所係臣不敢依違遷就貽憂地方惟

陛下裁察疏下兵部不得已為請罷政其他如初議

上曰人才於事任或不相宜何妨更易其以承武充中軍
尚元變更調政革任悉從學曾所請

○庚寅戶部尚書馬森等都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
各奏薦邊才吏部覆言五方之氣雖篤于因材百中之
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揚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
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
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深然之因命以所舉諸臣酌量任用有不稱職僨事者
並坐舉主

○隆慶三年九月甲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諸臣所薦

才有見任待次推用者有候服闋病痊推用者有致仕及閒住候缺卽補者得旨所薦人才須詳加斟酌見任者量才拔擢其餘必真有邊才方令起用毋一槩濫叙以長奔競之風

○隆慶四年二月癸亥大學士高拱言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所宜多需其才然後可以濟事竊見兵部侍郎止二員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且彼此候代動經歲時倖遇有急無人為禦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習練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

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朔
發夕至又不廢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次第
推陞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
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
司屬以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
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
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
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
缺卽以邊方兵備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聞

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之用必不然也然臣又
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
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
禍福榮辱變在斯須而內地優閒之官乃與之同論俸
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為
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
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先他官不得與
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
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後亦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如
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
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不効

者乃不蒙顧惜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胆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后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疏入

上答曰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蚤用悉具見其為國忠猷並如議行

○隆慶五年六月乙卯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國初進

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躋入座稱名臣者甚衆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于今極矣故舉人年力稍強輒遷延以俸一第必至衰邁始勉強就官間有一二壯年出者則又為貪之故志溫飽者也如是而冀治理胡可得哉臣愚以為欲興治道宜破拘牽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初以資格就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吏部自行体訪苟係賢能卽一體陞取各撫按官一體保薦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多者則撫按以不及論諸凡推轉一視政績無分彼此有所重輕若果才德出衆則一體陞為京官卽至部卿無不可者至于舉人謁選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

授以雜職不得為州縣之長蓋恐煩鉅之任非衰劣等
所堪如此則吏治可興而化理有賴

上曰

祖宗用人本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寔用事
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裨益
其如議舉行

大明穆宗莊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嚴考察

○隆慶元年十二月丙申

上諭吏部朝覲官來京

祖宗時不許各處營求於是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都給事中王治等各上疏請嚴行申飭內外官有私相問饋者五城御史以聞處以重法

上從之仍令各遵前諭博訪嚴劾以肅重典

○隆慶二年十一月乙卯吏部議覆都給事中鄭大經御史鍾沂等疏陳考察京官事宜其一謂京官考察一憑詢訪以定賢否不無遺議宜行各堂上官秉公覈實手註考語送部院叅詳其中果有名實相違及愛憎互異者務在虛心鑒別不得依阿其一謂匿名文揭率奸人報復之私該部已有禁諭尚宜申飭內外執法諸臣嚴行訪逮各衙門有私受揭帖不行糾舉者罪之其一謂五年之間內察廷臣外計羣吏法網既密宜稍濟之以寬論其大節而細故浮議在所必原首絀巨奸而衙門成數在所不論若存留中有聞望超卓者仍亡論資信

一體拔擢以示激勸其一謂科道拾遺往往有投匭中傷之弊今已盡革然彼此率多雷同間亦有局趨首鼠以避嫌怨者今宜重為之戒各出見聞公同評品擬議未真者固不得濫及以傷大體奸惡顯著者亦毋得容情以滋隱匿

上是之仍諭部院考察乃朝廷重典爾等其尚虛心鑒別精汰衆職以彰黜幽之公

○隆慶六年正月丁卯吏部言今外官賢否必據撫按舉劾而邇來撫按諸臣往往任意重輕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乎或論其賊私狼籍咸有証據或

論其擄掠殺人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之不端或論其昏庸之特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輒則安得改教而已乎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遷其人以為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為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已依違則本部益難憑據非所謂蕩蕩平平之治也宜令都察院行各撫按官以後糾劾庶僚凡如前所擬必直列其狀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上曰今後各撫按官糾劾務遵近例據實分別該部再加裁酌定擬去留有不合規則輕重失倫者治其罪

禁貪墨

○隆慶元年十月壬午巡按陝西御史房楠敷上鞏昌府推官王蓋臣受贓狀刑部以蓋臣所犯贓非在庫者宜如

恩詔免罪追贓

上曰貪官詔所不宥令如律坐罪

○隆慶二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隸御史顧廷對言近來貪墨有司雖有提問追贓之例而罪止罰贖所追不及什二俾得饜飽以去故貪者不止宜及諸司朝覲時申明國初貪吏之律察其贓跡亦尤著者一二輩執赴法司從重究治吏部覆奏

上曰貪官止於罷黜誠不足示懲今次考察諸司職多跡著者部院列其罪狀奏請處治

○八月庚子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廷論淮楊巡鹽御史孫以仁貪穢不職狀

上曰風憲官犯賊何以糾正官邪禁革奸弊以仁姑先褫職聽勘自今御史差滿當嚴加考察毋得樂令回道管事

○隆慶四年七月戊寅都察院覆大學士陳以勤條陳處臧吏一事請令撫按精核司府以下嚴禁貪墨犯者即逮問叅奏如法吏部於見劾貪官更加裁酌贖係入已者追出濟邊受贓枉法者依律例問遣毋輒庇護

上曰禁貪屢有明旨各撫按官未見遵奉縱貪甚茲所
議俱如擬務從實舉行有徇情庇護者部院劾治

專委任

○隆慶元年七月己未先是宣大總督王之誥宣府巡撫
冀鍊以修理南山軍費為請而戶兵二部互相推諉莫
有應者之誥等復疏白之

上命戶兵二部會同科臣定議費所從出於是戶部左侍
郎徐養正兵部尚書郭乾戶科都給事中李用敏兵科
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議言主客官軍本折芻餉則隸
戶部募兵及本折馬匹則隸兵部賞功則隸禮部業有
專任矣惟修邊一節往歲皆各鎮自辦後以工大始開

請乞之端而戶兵二部當事之臣因為酌量調停之術馬價有餘則兵部多發馬價不足則戶部多發蓋以二部事本相關義當共濟云耳行之既久在兵部則惟恐馬價無餘在戶部則惟恐帑藏之不充特議紛紜迄無定說自今以後凡各鎮以此請者以十分為率戶部十之七兵部給十之三永為定例

上是其言命此後各如議行不許推諉誤事

○十二月辛卯初兵料給事中嚴用和疑陝西巡按巡撫楊巍清補屯軍不實請下御史覆驗至是巍復奏平涼固原二衛共清出屯地三千七十八頃六十畝召補軍士一千六十五人乞如科臣言以前後清補之數下御

中并勘而靖虜慶陽河州等衛尚未清補者宜申飭有司一體行之兵部覆奏

上是之仍令新任巡撫張祉率各守巡兵備官亟將靖虜諸衛如法清補毋畏浮議致隳成績

○隆慶二年五月戊寅兵科都給事中張鹵言邇者諸臣會議欲遣巡邊大臣臣以為人情責任在已何以成勇往之功鈴轄多門實以資推諉之便今既以各兵備不足憑而攝以巡撫為不足憑而攝以總督今又以總督為不足憑而再起巡邊大臣之議恐自今邊臣將觀望阻格萬一時過患成竟亦何補如何者虜方深入兵部左侍郎遲鳳翔曾奉命以往於是邊鎮皆苟且塞

責無益於事今復命總督劉燾王之誥頃之誥以病辭
仍以冀鍊代之臣竊以為巡邊大臣可勿違第以邊務
專責總督於計甚便吏部覆如鹵言

上曰爾等既謂差官巡邊各鎮推諉恐妨大計燾鍊其勿
行一應戰守事務第令該總督官嚴行所屬用心幹理
如有虛怠該部及科道官劾治

○六月癸卯兵部覆巡按御史劉翹奏薊鎮秋防事宜一
議信地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非設官初意彼此矛盾
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轄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屬
夷謂撫賞屬夷本資其悍蔽邇來陽順陰逆莫可窮詰
宜稍加震疊毋事姑息其或執役哨夜樵採必暴其罪

責令其贖以示恩威並用一議修守謂薊東燕石二路邊垣低薄宜令春秋兩防主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請蠲馬戶本役徵價使報壯丁一人為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差咸令報一丁為子弟兵可得兵一二萬人一議始戰謂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議衛員謂衛所掌印管事官宜選用才俊如本衛乏才即於附近衛所調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汝等謂信地既分督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邊工至今廢弛去秋虜犯界嶺口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

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策應者為次馬戶抽丁之議其勿行餘皆如議

○七月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劉翺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上言近都御史譚綸獻議欲以練兵事專責之總督不令臣等與聞夫臣等既受命閱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綸果於自用逆折人口惟

上加裁定於是兵部都察院覆言補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効彼此各不相妨宜今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綸與總兵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迺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綸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

其餘將官竝聽舉劾如故

○隆慶三年八月戊午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侍郎譚綸言
始臣建議於薊遼沿邊增設敵臺三千座每臺給工料
銀五十兩集主客官軍築之後以工費太鉅議增犒賞
銀十餘萬復以時適匱乏部議必不能從則又議止於
通馬要路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
之要以省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師轉相傳播謂建
臺無益阻虜又斬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
已成之藩籬先徹則臣之罪大矣今邊報孔棘請亟罷
臣歸仍遣大臣科道閱視臺誠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
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踵而成之

上曰修築墩臺已有明旨綸宜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隆慶五年六月戊午吏部言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鹽運司專理鹽政皆國家要務所關非閒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即卿與使類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充之夫既不稱職有物議矣則即從黜退可也顧奈何以是為安置之所乎遂致奸貪苟且政務廢弛殊非

祖宗設官初意今宜破除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定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叅政使視按察司副使俟政成之後一體陞遷若有卓異即當超擢如

先朝故事

上曰馬政鹽法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効命如議舉行

○十二月辛卯大學士高拱張居正言機務煩重請簡命一二輔臣共圖治理

上報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更加

○隆慶六年二月丙申倭寇分道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綿囊所殺千戶黃隆又陷神電衛縣城一特吳川陽江高州海豐登處竝遭焚劫而山寇黃朝太等復起勢甚猖獗官兵不能禦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并自劾待罪兵部以正茂初至任亦赦勿問

上曰廣東舊賊未平新倭復熾至陷城池皆守臣向來怠廢玩愒守禦無策所致罪不可宥通候事寧嚴治殷正茂素有才略茲初任事其悉心督率將領司道等官悉力驅剿務其蕩滅其地方機宜悉聽破格整理敢有梗撓者奏聞重治

重守令

○隆慶四年六月庚子吏部言薊遼山陝沿邊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恐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襍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夫處之以劣而欲其自處之厚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其立效于邊方

無惑乎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請自今各邊有司必
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無通武
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
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遷轉有能捍患禦敵特
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有才略恢弘可當大
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
為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効無益地方者
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
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
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
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

又有本是腹裡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為一定之說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樂安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煩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江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其他雖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疏入

上答曰邊方有司防守攸賴誠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丙午詔加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從三品服俸掌吏部事
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多皆
坐有司不良所致若不亟處救將安極往歲奉旨多取
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處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叅以
舉人嚴加考第毋容襍流遷謫者得肆於民上則地方
猶可為也然不肖者罰因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
何以示勸臣等庶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在郡能勤農
弭盜治行為廣中第一請特加優處以風勵廉官其廣
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為準
疏入

上答曰邇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恣蔓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悉允行

戒諭臣下

○隆慶元年六月己亥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盛汝謙舉副總兵等官李錫等才勇可用宜加紀錄仍乞給賞以示激勸兵部請下南京都察院查議上曰操江官軍無給賞例汝謙乃市恩妄請兵部不明斥其非又推諉行查非人臣體國任事之義姑宥之

○七月戊午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遴條陳防秋事宜內言勘事之臣不度地里遠近視守巡為督鎮私黨而寄耳目於吏胥往往失實不可信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

一敬等言遼近被溫御史論劾故設此言與之爭勝剛
愎無大臣體御史陳于階等亦言遼橫肆褊心籌邊無
策日夜謀歸假此求退不宜罷去以遂其奸兵部言勘
事之臣職秉是非其操法常嚴而封疆臣身履利害
乃患人之嚴此大較也然往者延鎮之敗亦大矣溫御
史雖劾遼止加薄罰遼不宜復以對言者惟

上加切責俾之省改

上曰秋防在邇遼其慎修職業勉圖實効毋負氣任性致
誤邊事他事皆從之

○十一月癸酉兵部議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請禁驛
優言比者忻城伯趙祖征奉命遣祭北鎮所過縱下人

無賴騷擾窮邊又往歲朝鮮使臣騶從甚煩糜費驛路而都司供張尤侈請重罰祖征以警其餘

上曰趙祖征不體朝廷垂念邊方之意違法騷擾姑罰住祿米三月以後使臣仍襲前弊者令撫按官叅奏重治○十二月乙酉刑部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奏請令撫按官於所屬詞訟無論大小不得批發軍職及異途小官問理守巡等官俱宜親行聽斷有司等官亦務秉公訊決凡訟有願解及輸服者聽之農功方亟請暫止受詞并擇輕重以便耕耨佐貳等官如有違例擅受民詞者罪之

上曰近來有司府官避事怠職其於詞訟弗親聽理一舉

批奏所屬以故作弊多端百姓受害殊非朝廷設官為民之意今後更有蹈此者撫按官其即指名奏治

○隆慶二年二月丁亥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荷

皇天眷命續承鴻業託於億兆之上深惟輯寧區宇以答天心即位之初已亟下詔蠲征免役蕩滌煩苛有不利于民者悉與更始猶欲得循理之吏平心畢力各務究宣恩澤以登於至治顧在位者多牽因循之弊鮮任職之心口習空言而不求其實政尚苟且而惟便於私欲民之安於田里而無愁怨嘆苦之聲不可得也朕甚憫之茲當來朝特命所司審覈黜其不職甚者爾等獲被簡留益寬之也自今其幡然永思善道精勵自新務在庶

以律已仁以撫民公以存心勤以蒞事率自是四者而行之自然政平訟理民咸樂業近可庶幾於古矣朕豈無爵祿以為勸乎假使徇於舊習或朘削民財以自豐或殘害不辜以自快或以已私拂公理或以宴安廢公事有一於此皆足以蠹政傷民是從事焉不恪而守官無狀也朝廷之上凜然憲典在焉爾等曾不懷怵惕而戒勉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也豈不謬哉尚相與欽承之毋替朕命

○九月丙寅都給事中鄭大經言

祖宗時凡遇大臣有故而去始之慰留以安其心繼之累數以優其眷此非直教上下之交實所以勸忠也今

皇上於尚書雷禮之去恩禮疎濶如此其何以風有位使
効忠乎臣又伏念今諸大臣由輔弼逮於六卿皆

先帝遺之以事

陛下今四方多故民窮財盡水旱盜賊之警無日無之正
諸臣畢智矢謀協心共濟國報

先帝以忠

陛下之日也乃雅志丘壑翻然遠蹈以自便其身圖謂國
恩何亦望

天語宣示諸臣使各安其位勉修職業庶幾上之待下下
之事上交盡其道而盛治可興也

上曰優禮大臣朝廷自有處分但邇來求退成風豈委身

事主之義今後各宜殫忠修職共圖治安毋或紛紛奏
擾有乖大義

○隆慶三年二月丁巳直隸巡按御史燕儒官劾奏原任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劉祐託疾避事欺罔不忠又嘗
納部民女為妾動支商稅千餘兩乞行追治

上命罷祐官且曰人臣之義當委身徇國此後邊鎮重臣
如有託疾避難者科道官叅奏治之其兩京院部大臣
告疾爾部中仍覈實以聞不得槩為題覆致乖大義

○閏六月癸亥陝西盜何勉等殺百戶魯卿巡檢王鸞事
聞給事中張鹵因論陝西巡撫張師戴鄖陽巡撫武全
久不赴任逗遛觀變不畏簡書非人臣敬事之禮又言

今之四方多盜責在巡撫宜一體申飭之

上乃勅師戴金亟前赴任協力剿賊以安地方今各省撫按官俱務舉實政弭盜安民急玩悞事者必罪不宥

○隆慶四年十月壬戌吏部都察院奉旨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謹者九人浮躁淺露者八人才力不及者十人

上命開住降調如例且曰科道朝廷耳目責任至重自今務秉持公議遵守成憲謹修其職毋得恣意妄言搖亂國是倚借言路報復恩仇仍蹈前弊者重論不宥

○隆慶五年二月己亥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續承大業五年於茲夙夜兢兢惟敬

天勤民是務顧四方萬國豈朕一人所能徧察所冀承流

聖月宣川

卷二

十四

宣化又安元元寶賴爾藩臬郡縣諸臣與朕分理共圖
致治茲常大計羣吏之期既令所司審覈簡汰其貪虐
異常者仍盡法重按之政績卓異者特賜宴賚用彰彝
典今爾等各還舊任尚益加省勵恪修乃職守法奉公
約已惠下俾民生樂遂德澤旁流庶副朕養賢求治之
意如或殃民自殖怠棄官常憲典具存朕不爾貸爾等
其勉之戒之欽哉

○六月甲辰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戴才奏報套虜封貢
事宜其略言東西虜各為雄長授職宜均其進貢夷使
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俱派有定數
即今隨附俺答一路總進為便惟是互市之設在陝西

係重鎮既不可招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番回開互
已久又不當使強虜混入延寧二鎮雖號為近虜然法
紀頗嚴絕無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弊端
故互市之議第可行之宜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
宣諭吉能令與其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
兵部以才議持兩端宜行再議

上曰戴才受三邊重大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顧乃
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令從實速議以
聞授官通貢如擬

理財

○隆慶元年二月戊申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之數因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數目略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數加倍臣等仰體

皇上敦崇儉約至意酌往準今悉從裁減乞勅監寺衙門永為遵守不得擅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奉行上曰各項錢糧依擬減派各該撫按官其嚴察有司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四月戊申戶部尚書葛守禮等奏直隸山東等處土曠民貧流移日衆者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而徵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賦按籍編差國有常經今不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上河之南

山之東西土地磽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
之以差役乎往臣在河南親睹其害近且行之直隸涇
涇及于山東矣山東沂費郯滕之間荒田彌望招墾莫
有應者今行此法將舉山東為沂費郯滕也夫工匠傭
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貨無算亦以無田
而免差至襁褓胼胝終歲勤動者乃受其困此謂舛也
乞下明詔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
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又國初徵納錢糧戶部開定倉
庫名目及石數價值行各省分派小民照倉上納完欠
之數瞭然可稽其法甚便近年定為一條鞭法不論倉
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銀若干吏書因緣為奸增減洒

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又變為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豈得為平乎且錢糧必分數月而後稽查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移者地也宜勅所司查復舊規其一條鞭等法悉為停罷庶稅額均而徵派便矣

上曰爾等以司計司農為職茲所奏悉舉行其他可以足國裕民者宜勿避嫌怨盡心幹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五月壬申勅遣御史譚啟等四人分行天下查盤各該有司歲報錢糧文冊具實以聞仍諭以殫心竭誠毋避勞怨撫按官不得侵撓事權各掌印管糧官悉聽分別

賢否舉劾以稱朝廷足國愛民之意

○九月丁卯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四千一百有奇歲支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萬餘石以各衛官軍月糧計之僅支二年之用歲漕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屯運班軍行糧併免湖廣顯陵二衛起兌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餘石逋負漂流歲更不下二十餘萬改折湊補別用不與焉欲為三年之蓄不可得况六年九年乎且今四六虛

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有如運道告阻臣恐所憂不止各邊而已因條上便宜數事

上皆允行之仍令內外諸司各實心經理樽節以濟國用
○隆慶二年正月庚午廣東撫按官李佑王同道以該省用兵奏留應解戶部鹽引紙價事例鐵稅路引柴馬俸廩寺田酒稅驛傳富戶等銀七萬三千餘兩以佐軍費戶部覆言廣東素有番舶之利而鹽課又遍行廣西及湖廣之衡永江西之南贛袁吉且各府橋稅不下萬金而漏報者多官取其一私得其九即鹽課引目三四年間不赴南京戶部刷給其它可知所司不為清理而欲取常供以充兵餉非計也請量留事例鹽引鐵稅路引

缺官柴馬俸廩等銀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與浙江等
舊通餘悉解京如故

上是部議并以鹽課橋稅二事屬佑查核有勢豪阻撓奸
商作弊者具以聞

○五月癸亥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條上六事一各倉關
防不嚴虧耗殊多宜令甲斗諸役均數賠補典守官攬
抵罪一貯倉各關鈔料茶引囤倉折席贓罰歲久易于
乾沒宜令科道官查刷完庫舊止主事一員宜如太倉
例十日輪郎中一員協同收發一衙門歇家書皂因緣
為奸宜酌量汰革犯者如議單遣戍一杭州北新淮安
揚州各鈔關宜比南關例給賜關防勅書其司局等官

俱聽各關定賢否以備考察一都稅司折鈔銀僅一百一十兩而官攢巡攔俸糧工食歲費反不下四百餘兩應議裁革一各衛首宿地及沒官房稅一千一百餘兩歲久浸沒竝宜查核徵解戶部議從其言因請徵杭州北新關買鈔餘銀接濟邊餉其他存留以備修理諸費及許墅九江臨清河西務并給關防勅書惟都稅課司費多入少疑有侵匿不當議罷

上曰賊贖修理遵近日旨行鈔關宿案多端其司府州縣隱匿錢糧亦不止稅課一事戶部及工部各設法釐革清查條議以聞

○六月乙未巡撫陝西都御史張祉奏本省藩祿邊餉匱

缺請將事例度牒稅契路引罰贖等銀六萬七千一百餘兩存用再發帑銀補之戶部覆補給如議第前陝稅糧額數計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六石今造報冊籍虧舊額二十餘萬宜令撫官查覈

上曰該省錢糧失額數多奸弊太甚命撫官嚴督各司道官清查具奏如遲玩及開報不明者戶部并該科叅劾治之

○隆慶三年正月甲子工部以料價銀逋欠數多疏請申飭所在有司如期徵解

上從之因令已解者內外衙門各務加意節用以甦民困○六月乙酉戶部覆吏科給事中鄭大經奏重權務一事

言各鈔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委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若近日工部主事楊梈是也自後當選清望及有才名者以往其徵榷事務仍令各該撫按于府同知通判推官中選委一員佐之凡遇商船到關令赴部官報數部官如例定擬稅銀填單給發委官稱收既收仍同委官籍記所收之數送府寄庫該府按季解京歲終各官皆以籍上備本部參閱部臣毋以叅佐而生嫌委官毋以預會而抗禮疏入

上更令羣議部覆鈔關錢糧主事既不經收必得府官管理乃能濟事但各鈔關去府成遠近不一如九江揚州杭州北新鈔關去府近者宜責令知府收解其許墅臨

清河西務淮安等關去府稍遠商船往還不便則奏貳官就關經收推避者聽官關主事主部叅問詔可

○隆慶四年三月辛卯初

上用都御史龐尚鵬議將河東、山東、地方、南陽、鎮平、唐、鄧、沁陽、桐柏、六州縣改行淮鹽。京戶科給事中張應治、河東巡鹽御史邵永春言：南陽、汝寧二府據銅版、則兼行淮鹽，據會典則專行解鹽。往年鄢懋卿建言將汝寧、舞陽分屬淮北已，兼行初意乃又中分南陽，是續淮南之一指而斷解商之肩背，失平甚矣。夫利不百者不變法令，一變而解商告急者，相屬于道，鹽引日墜，額課日損，豈國之利乎？

上亦以尚鵬初議不便令南陽所屬州縣仍隸河東行監以後不得分更

○八月己酉戶科給事中雒遵言臣前以主事管理太倉銀庫甫十月餘耳以出入較之大約出浮于入者六十餘萬不出三年太倉之積貯竭矣今諸臣議論徒多無裨實用宜令各條上方略議可以佐國家者戶部覆言京邊錢糧未完者多以那移借貸為故常以受欺逋負為無害有司緩公課先私橐即有賢者亦藉口撫字避怨沽名邊儲國計坐是交病請以遵言行兩京諸司在外撫按官及所遣查盤御史各陳所見以俟會官酌議請自

上裁

上曰京邊錢糧有司不行徵解情弊非一巡撫官坐視不理致誤國計深負朝廷委任之意自今未完數多者其并奪巡撫官俸俟催徵完日乃得推用餘如議行

○九月甲寅盜竊太倉庫銀降管庫戶部郎中宋諾員外郎劉自化許自新主事王宇一級調外任奪主事任汝亮彭富周標席上珍俸半年因令自今管庫主事各註選三年不得輒易其貯庫銀限以三千兩為一匣封固編號以便稽查

○十一月庚午戶部奏各省府歲運內庫經邊錢糧率被解戶攬頭侵冒有一人而假充數名者有一家而擅利

一省者奸詭萬狀法紀蕩然今將積歲輸納乾沒分數
纖悉條列共一百八十七款乞下詔切責當事臣工務
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庶大計有濟

上曰錢糧已經起解既不在官又不在民悉為奸徒包攬
侵匿玩法殊甚其令各巡按御史盡法嚴追刻期完報
如御史徇情寬縱逾期不報者都察院查劾以聞

○十二月己未巡撫宣府都御史孟重奏山東河南山西
北直隸河間順天保定真定等郡積欠本鎮民運糧甚
多軍餉缺乏乞行各處催解并權借本省庫銀及預發
年例以濟緩急戶部覆言該鎮邊儲自隆慶元年以來
歲終皆報有存積多者一十七萬二千餘兩少不下

萬五千今四年終尚有兩月糧餉未給而庫銀存者
二萬一千餘兩即民屯多逋亦或經費不能撙節所致
上曰該鎮今歲支費何乃比常數過多民運屯糧巡撫官
何不催併專一仰給內帑殊無任事任怨之忠姑不究
今後務加意撙節亟為查催如有司怠玩將領冒破者
勿令重治

○隆慶五年七月戊子巡按御史余希周以薊昌等處主
客兵多支隆慶四年本折色行糧共銀八萬九千兩有
奇叅督撫官譚綸劉應節糜費之罪有旨勿治第嚴戒
督撫官此後務為朝廷惜財不得妄費

恤民

○隆慶二年二月壬寅詔湖廣承天府所進茶鮮令內臣以租銀貿易毋得擾民其一切貢獻仍如詔停免

○丁未詔內外扈從官員人等毋得沿途生事擾害百姓違者嚴衛緝治巡按御史叅劾以聞

○己酉

上諭戶部曰朕躬奉春祀式弘先德以惠民生所過地方其量免本年田租戶部尚書馬森等請覆昌平州宛平大興二縣地方凡建設行宮及屯營軍馬開除馳道者免十分之五所過者免十分之三

上允之仍命查所毀民房亦量與價值以示朕軫恤

○五月辛未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武金上言陳馬森

設專為孳生備用今備用馬既已別買則種馬可遂
且種馬為編審之害有點視之害有歲例之害有交配
之害有輪養之害有賠償之害重之則官吏之需索里
甲之影射民日益窮沿襲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驗
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原
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則令每馬折價
三十兩輸太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估買一馬折價可
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且令各府州縣取
前所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
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其料令
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兩計又得銀二十四萬夫戰馬

之數解俵之丁不更舊制而邊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
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疏下兵部議於是御史
謝廷傑言孳生種馬乃

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
萬一有警無可調發將誰歸金議非是兵部主廷傑
議言金議不可行

上獨可金奏謂備用馬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乃
受實害姑革其半以甦民困合行事宜兵部查議以聞
已而兵部言明旨賣種馬之革其半尚存猶資民牧而
養馬者費多折徵者費少恐有不均之嘆宜下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及兩京太僕寺今變賣其半每馬價銀十

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為正頭變賣之馬戶為幫頭養馬則輪流折徵則攤派庶惠澤均而法可經久

上從之

○隆慶三年三月丙午命南京上關權稅蕪抽本折以甦商困

○五月丁未

上諭戶工二部曰近聞京城百姓為簽報商人負累困苦朕甚憫之其亟議處以聞於是禮科給事中劉繼文兵科給事中楊一魁湖廣道御史劉思問陝西道御史李學詩及巡視五城御史孫喬興等各疏言恤商事

上皆命二部并議制下之日聞者欣然若更生焉

○戊午戶部奉

聖諭議覆給事中劉繼文等所論恤商便宜五事一明智
各場芻蕘太倉黑豆原係營馬及防秋支用本折之間
時有變更然軍商咸以折色為便而官費亦省請今後
京營所給不必拘泥成限但視價賤即許全折其防秋
月支草料亦不必別立名色但令在場有草六十萬束
有豆三萬石通融接濟召買亦易又御馬監馬數未經
覈實宜會同巡視科道驗數登籍送部關給以杜冒支
二各場各商多係中戶宜令巡青科道五城御史盡心
查審必求其當除文武正途如例優免若拔例監生錦

衣官校傳陞乞陞納級買功諸類止免本身其弟姪子男一體均派且商人名數無用過多舊朋戶諸類宜盡除之免致騷擾三科道部臣會估料價每多避嫌過刻宜令稍加從寬定以每歲十月中糴買又御馬監草料視各倉場多寡懸絕殊非事體後並不許多估以滋侵漁四給放料價舊多不時今後各商納料過半宜即與全給仍陸續補完以前欠數山東河南督糧叅政錢糧未完不許輒回其在順天府輪委通判一員責以督催之事五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又象房草束守支留難增耗

獨多甚為商累請令錦衣衛官一員同部屬監收即以軍役看守耗草如各場例上加二斤毋得增溢奏入上曰商人名數既已裁省令五城御史悉心查覈實人戶充當不許勢豪阻撓影射累及貧民

○隆慶四年六月辛酉

上以久雨壞民廬舍諭都察院曰京城內外小民疾苦即今為始每歲五六月俱免房號錢以資修理

○隆慶五年四月庚子詔免林衡署果戶房號稅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漸多竄存者僅七百餘戶嘉靖間稅徵其房號至是果戶高銳等奏懇貧難上亦憫之故有是命

重農

○隆慶二年二月己亥

聖駕詣先農壇親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耕田所

上東耒三推公卿以下助耕畢

上御齋宮賜百官宴并宴耆老於壇旁賜農夫布疋

駕還是日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於耆老
之後如弘治中例

○隆慶三年六月丁酉

上諭禮部曰天氣亢旱三時少雨禾苗漸稿朕甚憂之其
傳示順天府官竭虔祈禱自初一日始十日止諸司停
刑禁屠不許怠忽是夜遂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

上喜命輟禱弛禁

賑荒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

上諭都察院曰邇靈雨連旬民居多壞其令五城御史以房號錢巡按御史以贓罰銀分賑之已而左都御史王廷等疏上三千餘家貧者戶給銀五錢次三錢凡用銀一萬餘兩詔從之仍令廷等督御史嚴加稽察務使貧民得霑實惠

○隆慶二年六月辛卯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奏陝西西安郡縣地震經月壓傷人民甚衆乞賜賑恤
上曰地震重大處所被災人民朕深憫念賑濟一事戶部

議處以聞於是戶部奏以本省織造羨餘銀八千八百三十兩并預備倉糧相兼賑濟得旨撫按官須委用得人給散有法俾小民得霑實惠

○隆慶三年七月乙酉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以四方日奏災傷官無賑具議令各該撫按亟查被災地方應賑丁口將貯庫贖贖及無碍官銀先糴穀備賑其積谷事宜仍勅撫按嚴覈有司軍衛奏報積穀數目以俟稽察戶部是其議

上曰積穀備賑所在有司其從實舉行奏報之日該部如議分別以請

○九月己丑戶部覆山西巡撫靳學顏奏請以所省防秋

月家川

卷二

二七

客兵銀并鹽課銀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備荒又修復社倉令所在皆有餘積

上曰積穀備賑成規具在有司奉行者少一值旱澇即云無策戶部其令各撫按以實行之無為文具

○十月壬辰

上諭戶部曰朕閱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報水災異常百姓困苦朕甚憫之爾戶部即發太倉銀二萬兩選差司官一員齎去同翁大立先儘災重去處亟行賑濟務使民需實惠其餘被災地方各該撫按官一體設法賑恤仍查災傷分數酌量蠲免以副朕軫念元元之意

振法紀

○隆慶元年五月丙辰初南京應天等五衛軍人防守浦子口其食鹽俱赴買於龍江關已而江浦縣知縣李大瀾謂浦子口隸本縣議令買食本縣引鹽不得越江以啓私販巡鹽御史已主其議而浦子口守禦江平及諸軍堅執以為不便相持久之遂互相攻詰諸軍大譟擊殺部民大瀾僅以身免至是南京兵部尚書郭乾言二臣本以私忿相關法當究治仍乞酌議鹽地以杜爭端得旨買鹽地方仍舊行凡事干軍民有不便者自宜奏訴守禦官乃敢縱各軍暴橫殊不畏朝廷法度平及軍人首事者南京兵部逮至法司重究以聞

○隆慶二年十月己亥湖廣撫按官劾奏遼王憲燁罪狀

有司驗問得實

上曰憲燭僭擬淫虐罪惡多端背違

祖訓干犯國紀既多官核實叅奏本當盡法姑革爵禁錮
削除世封其遺附馬都尉鄔景和告

太廟仍以書示各王府知之榜置羣黨俱下御史按問

○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浙江處州府生員馮椿等以本府
同知江應昂咨辱生員朱正色父朱杲乃呼引諸生數
十人訴於分守叅議方岳岳不為理椿等遂羣毆岳呼
譟而出事聞

上謂生徒聚毆上官大壞法紀令撫按官窮竟其獄無事
姑息

○三月丙子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一
正體統為監司之於守令上下相維按臣不當以手屬
官考註藩臬以致政弛民玩權柄倒持二修本務謂御
史職在肅官僚振綱紀摘奸伏理寃滯宜力舉其職諸
細故有司存毋得侵官三慎訪察謂官以察為名毋自
昧昧徒寄耳目宜虛心諮訪酌用僉言則摘發所及無
不讐伏四簡受詞謂訟必興於險健聽受稍輕則告訐
蜂起奉行過當所傷必多自非有司所不能治監司所
不能決不宜輕受五完勘合謂本院考察例以完結分
數為較毋以文移細故塞責考課時必核其實六公舉
劾言撫按之於所屬每恕於甲科而嚴於舉監今無論

其出身惟當核其名實舉刺之疏無俟出境以啓他議
七覈查盤謂委屬宜在得人一人無過三處則磨勘精
核而弊端可釐八倡節儉謂減騶從薄供億戒承奉以
身率物則其下不渝

上嘉其議令所在巡按御史從實舉行回道之日仍嚴考
核毋事姑息

○七月辛酉詔自今公差官各依限赴京若違限日久當
送問者如例送問其未及送問者停俸在差陞遷者必
以抵任之日積俸三年方許考滿其各府縣官推陞行
取亦以歷俸久近為差不必論其選之前後

○八月庚寅建極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疏言羣臣

之下各行事衙門在焉而四方奸民往往輻輳於此言亂政指稱吏部誑騙者尤多宜嚴捕治如歐家敢有窩藏許兩隣舉首若不舉首事發一體連坐重罪庶奸徒無所容而各衙門亦可以行事矣疏入

上深然之令廠衛五城悉如拱言嚴行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隆慶六年三月辛卯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參奏管倉主事張振選違抗不職狀乞如例罷黜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名分倒置其原皆因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於是檢夫之在庶僚者託為粵援以語言相搆少不快意輒非

陷之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恣其冒臆自
侮風采即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違忤堂官為得計而
一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
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為護庇引為私人陰
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之賢否悉出脣吻少有不悅遂
以萋菲而禍終不免於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益
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貌既乖
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請革振選職冠帶閒住仍通
行內外諸司今後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
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
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按御史仍有護庇進士推官

知縣引為私人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參奏治庶
久塗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振矣

上曰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及為曲悅名分
倒置政體大乖其今內外諸司一體戒飭以後仍效此
風者部院科道官具以名聞重治之於是黜振選聞住
○辛亥兵科都給事中梁問孟言國家所恃以振刷天下
者獨法耳法一廢則犯上作亂其勢不可收拾故漸弗
可弗防也頃安慶之變雖由官軍挾憤而蔑視紀法則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請以往事證之昔南京振武營
諸軍始以小釁致殺大臣當時少事姑息未經盡法遂
稔惡不悛當事者至今憂之山西巡撫稽核軍餉稍嚴

乃中夜鼓譟圍劫督撫浙江東陽縣催徵稍急即聚衆軟血震驚居民處州生員請託不遂毆及方面松江童生考不與選辱及府官倣效成風恬不知法皆緣當事者曲為掩護以避已罪而不知姑息之弊一至此極也惟

陛下鑒於往事勅下法司將安慶官軍盡法究治以明憲典仍誡天下有違法倡亂者所司即以實聞勿泥激變良民之律相率欺蔽以隳國法兵部覆奏

上是之詔今後官員軍民有徇私挾仇違法倡亂者所司即擒獲奏聞朝廷憲典具存决不輕貸其容隱掩飾者聽兵部及該科叅究

慎刑罰

○隆慶三年正月己巳大理寺左少卿王諍言我朝設刑部以掌刑名又設大理寺以平審之本以相濟而非以相病也今問刑官多不能輸心服善各務求勝每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或曰難以照常發落或曰合比某事擬罪自創一例略無顧忌臣請以近事一二證之一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槩用此律臣嘗駁之則執稱律例皆制書也然則大明律例皆不必用獨用制書有違一句足矣臣竊謂其舛也一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

三月

卷二

三二

買求其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為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矣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悉令離異財禮入官臣嘗駁之則又執稱買休賣休和娶人妻原不係姦情然則買休賣休之律何為載於犯姦條下也一律文所謂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為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人之所犯有手足毆人成傷者應笞三十以他物成傷者應笞四十此其罪名之當得者也今之議罪則曰某除毆人成傷輕罪不坐外今依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為臣不知其所謂不應得為者何事也人命至重憲典昭然恐不宜附會偏執如此

上曰邇來問刑官不諳律例致多虧枉所奏令刑部都察院公議以聞先是諍以刑部尚書毛愷屢以議獄不合故疏中及之愷不能平執奏部擬皆是又謂買休賣休乃本夫賣無罪之妻為義絕本婦從嫁賣之命為失節買休人娶為有夫之婦為苟婚故彼此俱罪本婦歸宗也若犯姦自有正律不當傳此京操班軍違限乃題准事例非制書有違而何事受無窮律文有限則有不應

得為而為之律蓋成法也事有情重律輕者則難以照常發落罪有律無正條者則比附律條奏請亦成法也而曰自創一例略無顧忌何耶於是議久不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刑科左給事中陳行健等皆以諍議為是

上乃令更議買休賣休律而戒愷等今後問擬評駁務虛心詳審以副朝廷欽恤之意已而左都御史王廷覆言買休賣休律分列犯姦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通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該部則謂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

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槩擬欲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
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比
情者不坐於情雖便頗屬紛更惟

上加裁定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
情者不得引用

○七月辛丑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懲酷刑一
慎議讞一戒淹滯一省詞訟一禁廠衛其戒淹滯言有
可率泥成案憚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
其冤而莫為伸理至發遣發配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
年宜行戒飭其禁廠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真偽以
榜掠定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嚙冤茹痛莫此為甚自

今日宜送法司鞠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即與疏釋仍罪及捕者刑部覆奏

上曰淹滯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為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九月甲戌刑部尚書毛愷言今災異頻仍由刑獄寃濫所致其弊有六曰濫詞曰濫拘曰濫禁曰濫刑曰濫擬曰濫罰六者皆足以殃民生召災異宜嚴飭內外諸司禁革罰者以輕重黜罷

上曰邇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其行內外諸司務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副朕欽恤誦災之意苛刻害民者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官勅治之

○隆慶四年七月庚午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言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旨無甯有貸其所以憫念黎元者甚厚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休德凡有訊鞠不論輕重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駭也請行各處撫按官戒諭有司如有仍前慘刻用刑者照例革職為民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隱者事發并治上曰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虐民撫按官亦不禁察任其所為負朕愛恤民命之意其行撫按官嚴加體訪

如有仍前酷刑者劾治之如或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叅奏

核功罪

○隆慶元年三月戊辰先是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侍郎王之誥上招回被虜人口宣府三百八十九人大同二千一百六十一人山西一百四十五人因言大同總兵孫吳招至二千一百人叅將麻錦一千一百人守備馬添祿七百人例當陞級加賞副總兵官馬芳三百人叅將丁世隆方琦劉國守備解一清周伊俱百人以上量賞叅將袁世械尤月趙伯勛守備史大典楊淮孟仲麻貴操守張鐸俱四十人以上當量犒

上命兵部查例以聞于是兵部言往時邊軍多殺降冒功故招徠者少今將士奉法遺民懷歸其數自倍故事總兵以七百人為率叅將四百人守備把總滿禦三百人各陞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今總兵吳千數加倍宜陞二級叅將錦守備添祿加一倍陞一級其餘賞犒皆如總督侍郎所擬

上曰叅將守備等官人自効力數多為難總兵官合集衆力數多為易自今叅將四百人守備而下三百人各陞一級多者遞加總兵官七百人陞一級多者加賞孫吳陸祖職一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麻錦馬添祿各一級馬芳二十兩一表裏丁世隆等各四兩表世械等

如議其來歸者督撫官厚加撫恤務令得所率領者視所率人數賞錄

○九月丁卯西虜掩答率不數萬入寇大同井坪邊進至山西偏頭關老營堡驢皮窖等處撫按官以聞

上念邊民罹害手詔總督鎮巡等官各加嚴謹戰守毋得怠慢於是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上言

聖情軫念邊事

天語所臨旌旗生色顧用兵之際非嚴紀察之司恐官軍不無退怯至寧而始行勘晚矣

上是其言命各該巡按御史隨營紀察功罪務以實聞

○隆慶二年二月癸未御史王漸勘上山石石州被虜功

罪法司議覆請首治該鎮總兵申維岳田世威叅將劉寶及巡撫王繼洛岢嵐副使王學謨僨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嵐州知州王下賢繕修不完叅將黑雲龍等備禦無策隰州知州魏宗芳等收歛不早罪又次之總督王之誥等守南山難於遙制大同總兵孫吳失於應援而衆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維岳威保各斬繼洛學謨謫戍邊春芳下賢降三級之誥降二級聽用吳落職充為事官管事雲龍宗芳時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按問以聞其有功官遊擊方振叅將尤月各隆二級賞銀二十兩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

嗑兒等黑里器等俱斬以徇時邊臣選輒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十二月戊戌

上諭兵部曰今年邊境寧謐醜虜遠遁各總督鎮巡官修守備戒備多効勤勞其加優賚以示激勸賞總督官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鎮巡官二十兩一表裡

○隆慶三年正月乙卯論閩廣剿寇功賞福建巡撫塗擇民總兵李錫兩廣總督張瀚廣東巡撫熊桴總兵郭成叅將張元勳蔣伯清銀幣有差先年二年七月中海寇曾一本突犯福建界官軍出海迎擊於柘汭鹽埕及馬

耳澳等大破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人至是事聞兵部請大破常格先給賞而後行勘以勸邊臣効力者故有是命

○丁巳盜劫四川犍為營昌二縣庫銀巡撫都御史嚴清言盜賊之患隨處皆有而四川獨多如眉州富順長壽仁壽墊江威遠及犍為營昌不三年間被盜屢矣失在罰輕人不知儆宜特重其罰庶弭盜患兵部覆用其議得旨下犍為知縣計畧等巡按御史按問自今有失事者撫按官查各官駐劄處所及失事次數分別奏處

○十月甲辰先是虜入大同塞七日引去總督陳其學巡撫子秋各言本鎮探得虜情預為之備以故虜無所利

總兵趙奇等先後遊擊皆有俘斬功宜加賞錄而巡按御史燕儒官言虜自入境來我兵無敢發一矢與之敵者攻陷堡寨殺虜人畜甚多宜正諸臣玩愒之罪於是都給事中張鹵等劾奏邊臣欺罔請嚴究如法兵部請下御史勘實以聞

上乃令總兵官趙奇等待罪防秋叅將袁世械等屬御史提問及給事查鐸御史王圻等復以為言又令其學及秋俱待罪任事候勘至處分至是儒官勘上狀言始虜謀犯我謀者實先知之守臣亦不憚征繕以待虜顧為陵京重地議令奇戒備紫荆關遏其南下奇遂提兵遠屯叅將方琦等皆不設備遊擊施汝清等又畏縮不前

遂今懷應山陰之間任其蹂躪陷堡寨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殺掠男女及創殘者數千人掠馬畜糧芻者以萬計我軍雖嘗出邊稍有斬擒然竟未接一戰原任總兵胡鎮及遊擊文良臣稍能驅逐不致敗事而功不勝過其能自保而有勞勛者惟副總兵麻錦參將麻貴葛奈三人而已尙又不自引咎乃逞故智以欺督撫不察而過聽以欺

陛下此三臣若罪可勝言哉然臣又惟虜人不數日尋即引去雖縱橫兩路而不敢睥睨三關亦是玉臣防禦之力且秋視事未三月展布未遑罪尤可原疏上得旨趙尙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實職三級陳其學降俸二

級李秋奪情二年胡鎮文良臣各降一級麻貴常
十兩麻錦葛奈各十兩方琦等六人皆謫戍施汝清等
九人下御史問又以鎮巡官或不宜於本鎮命兵部同
吏部議更置之

○十二月庚子以廣東潮州府擒剿林樟等巢賊首郭明
等功賞總兵郭成兵備僉事楊正監軍副使江一麟等
銀兩有差初潮揭普惠諸縣山賊依險為巢者以百數
郭明據林樟巢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寨聲
勢相倚屠戮劫虜蓋二十年是年九月成等率官軍分
部進剿明及一化一義竝伏誅凡斬首及俘獲者一千
三百有奇諸巢悉平至是總督劉燾奏捷具言撫民林

道乾等寔用命宜許贖罪

上既賞成等而命御史勘道乾功績以聞又以廣中山寇
尚多飭憲等亟為剿滅毋玩愒養寇以貽民患

隆慶五年八月甲寅命禮科左給事中雒遵往邳州等
處查勘河工先是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邳河工
成乞錄效勞諸臣

上曰今歲糧運比常更遲如何輟報工完且叙功太濫該
部核實以聞于是尚書朱衡覆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
遲速為驗非謂築口導流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
而命季馴戴罪管事報可

恤軍士

○隆慶元年甲戌詔內官監黑密等廠舊役鎮朔諸衛軍三百十四人俱放歸原伍

○三月丁未諭禮部曰朕初即位念守邊官軍勞苦宜加恩賚爾等其會兵部備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地方官軍實數以聞

○五月癸亥以漕軍疲困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

○隆慶二年二月庚寅賜扈駕及防守官軍馬軍人各銀六錢步軍人三錢守

天壽山後馬步軍如之九門皇城四門直宿園子手及巡捕官軍人二錢

○隆慶三年五月戊辰寧夏總兵官雷龍請減撤入衛

馬以實本鎮兵部覆言邊兵入衛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輕撤者薊鎮士兵未練虜倣時聞不得不藉手足以護腹心耳宜俟來歲將寧夏量減一枝而今薊鎮重練士兵或練未即成於京營中暫摘二枝俾春秋輪戍薊鎮

上曰入衛士馬近聞疲困殊甚其令薊鎮督撫官亟行議處以聞

○八月乙丑兵部以大閱請發太僕寺庫銀一萬犒京營官軍人一錢

上以軍士勞苦令人給三錢

○隆慶四年二月壬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翺奏留修

省陳言邊事略曰臣頃見延綏丁班軍十二車所載生
居其二而櫬居其一生者顛連憔悴而泣訴曰行糧月
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
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
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斃困者一過于倉櫬之常
例而支放愆期再漁于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觸
于家丁之仰勒而額外取盈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
擺于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
關難竣之上六苦于撤放之太遲而跋履于暑雨悲咨
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插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
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為議處此即

陛下發賑緩刑之仁心而修省以回天變之一端也疏奏上曰入衛兵馬既疲困至此爾部臣即行與譚綸從實悉心議處具奏

○五月乙酉詔漕運各總過江過湖腳銀之奇羨者解貯淮安府庫為軍船置辦什物之用每船給以四兩如再有餘則以助船之費仍著為令

○九月乙酉詔兵部發銀一萬兩於薊鎮撫各鎮官兵之赴援者先是以虜報調集士馬策應已而虜不果入守臣王崇古請量賞之以鼓士氣故有是命

○隆慶五年五月戊子從御史蕭廩議令各邊兵入衛薊鎮者即以掣兵之日放歸不必留備冬春

脩武備

○隆慶元年七月己巳駙馬都尉鄒景和言故事戎政府開操在春季三月秋季八月中旬後以逆鸞建議改于七月宜如故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開操不為早其遵成命行

○隆慶二年九月戊辰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整飭京營言

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凡遇各邊有倣輒令出征蓋所以居重馭輕而固天下之本也歲久逃亡者衆見存僅九萬餘人中有多四方竄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二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核逃亡之數

稱有名者行衛查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
戎政大臣從實操演季冬會同巡視科道閱視勤惰以
聞操練既嚴則冒替者自有所憚而不為矣至于大閱
之禮

宣宗嘗行之兔兒山

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成憲具在今

皇上聖性英姿同符

列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改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
慶三年為始于季冬農隙之後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為陟
黜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為賞賚

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後間歲一舉如此不惟京營卒伍可變弱以為強即邊塞諸軍亦望風而思奮矣

上曰然大閱既有

祖宗成憲允宜修舉爾部中其與戎政官先期整飭候明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

○隆慶三年九月辛卯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閱畢諭總督戎政等官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等其勉之又勅諭總督戎政鎮遠侯顧寰協理侍郎王之誥等曰朕惟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平時則講軍實遇

儆則壯國威蓋以居重馭輕安內攘外為萬世計也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飭宏規專命文武大臣為之總督協理其制大備夫何邇年以來法令寢弛蠹弊叢生士馬消耗器甲凋敝將多怯敵兵無選鋒朕甚慮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練之期非甚疎也則何以廢壞如是無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而以空文塞責歟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蒐卒簡乘帝王之所重也茲朕遠稽古典近遵

祖制採納輔臣之言以今年季秋親行大閱之禮將領以下薄加賞罰以示勸懲惟爾等職司營務為國爪牙其

尚仰體朕心益修戎備無怠愒以廢事無姑息以長奸
無營私以撓公無苛刻以擾衆務使部伍充實士馬精
強訓練不為虛文征調皆有實用庶幾重根本之勢消
彘孽之萌以稱朕張皇六師至意如贊朕命責有所歸
爾等其欽承之

○隆慶四年正月乙亥

上諭兵部曰畿輔重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近來言者皆
詳於外而略於內豈萬全計爾等宜悉心詳議所以捍
外禦內者具奏施行既而尚書霍冀等條為十事以上
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民兵錢糧城堡器
械悉屬綜理所係甚重宜行總督撫按官公同甄別甚

應久任其應改調遇有員缺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人充之如科貢吏員出身有異才堪任者一體起用一修繕城堡謂保障邊方城堡為急往年猾虜止于攻毀堡寨近則攻陷州縣城矣今沿邊方地方自永順二府之外州縣城垣與軍民屯堡全未經略即如近京蘆溝橋河西務皆素稱大鎮虜必垂涎之地宜速行各該守臣增築牆垣多開濠塹工費取之撫按贓罰及戶部開納事例銀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棲處往往盜起肘腋而不知虜至門庭而莫避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其他點閘科派之擾一切禁之一團練民兵謂各州縣設有民壯專備緩急之用而有司獨

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故民兵雖設武備日弛宜如近議嚴行所在撫臣加意教閱其有額外壯丁堪練者多方募集編成什伍擇其有信義服人者立為隊長隊副以統領之平時則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如有捍虜功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謂墩臺為烽火耳目之寄而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遇虜倣不便 傳報宜酌量冲緩以時修築多撥軍夫守之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如連珠砲神鎗快鎗等項宜一一多備仍選軍民精銳有膽力者充為火器手不時教習以濟緩急一栽植樹株謂畿輔重地平衍空濶虜騎得以長驅宜于各城堡外多種樹木不惟利民且因

可以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既修又須法令素明乃能有濟宜令各府州縣掌印官查照各城堡垛口數目編定號次以為信地挨戶出丁守之雖勢豪之家不得循情優免倘遇虜報戒嚴即挑選壯丁如期策應一嚴謹收歛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執旗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之一責成兵備謂畿輔地方一應兵馬錢糧之事全賴兵備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後能戮力共濟即如近年宣大地方戰守之功無歸之兵備而頃者大同失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後宜以為戒使人人知責任所在不容他諉庶邊務有裨疏入

上以為然令各該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依期作速具奏

飭邊防

○隆慶元年六月甲辰吏部尚書楊博言頃者天變異常凡霖雨地震冰雹悉為陰沴之象

皇上宜修實政以答天心今邊務最急宜及秋防伊邇申飭邊臣嚴為之備

上批答曰各邊兵食戰守機宜今劉燾王之誥霍冀各督撫鎮兵備守巡等官竭忠為國協力整理秋防事竣仍核功罪以聞

○七月丁卯

上諭吏兵二部曰薊鎮邊牆因久雨傾圯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緒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等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宜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

上從之命鳳翔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勅以行勅曰朕惟安邊固圉為備當周為謀當預通聞薊鎮邊牆因夏月霖雨倒塌數多該鎮正在興工修理而復值秋霖旋築旋圯今不知工程果已若何文武吏士久事版鍤勞瘁之狀恒軫朕心又今入秋漸深萬一工未即成其禦虜之策安出計諸邊臣義存報國志切立功當必有成

畫矣茲特命爾前去該鎮宣布朕憫念之意徧歷緊要處所驗督工程勞撫士卒俾勿隳沮倦怠必期早完仍會同總督劉燾總兵官李世忠劉漢巡撫耿隨卿及將領兵備等官悉心計議自今若何從宜戰守日後若何經久備禦凡有長策逐一具奏中間或有顧忌不敢自言之情拘碍不能自為之事亦就從實條列奏請邊情重務朝廷謂爾有才識特遣爾往處分爾宜仰體朕心務得周詳的確來奏庶副簡命爾其欽哉

○十月乙酉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于是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上言比者

陛下因閱御史奏而憂及虜寇又於日講之後問輔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仰見我

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攘之大本也願益推此心遠法帝堯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之召問大臣俾司馬強兵司徒足食宗伯教民以禮令親上死長而冢宰揀拔真才以任羣治如古六卿之職而

陛下獨以神運之則順治威嚴而虜患不足平矣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亦言

聖情留意邊防如此虜已在目中更望歷召吏戶兵部同以督撫得人若何防守定計若何錢糧接濟若何庶令

當事者人人惕厲永保無虞

上皆嘉納之

○十一月辛酉

上諭輔臣徐階等曰朕聞東西二鎮虜寇荼毒至甚防虜之計圖之宜豫卿等其會文武羣臣務實詳議以聞于是階等上議曰比者

皇上以東西二鎮突被虜患特降

聖諭命臣等務實講求預處之策此誠

聖慮宸猷所以制治保邦衍隆平之慶于無疆者也臣等愚陋不足奉明詔其事在聞外難遙度者請仍俟邊臣計奏而邊臣得便宜從事者亦無容瑣瀆以煩

聖聽臣等謹以邊臣所不得自言之情與所不能自專之事提綱挈要彙括諸臣所條議而叅以一得之愚具列十三事如左伏惟

聖明裁擇一責實效二定責任三明戰守四申軍令五重將帥六練軍兵七繕城堡八團民兵九處久任十廣招納十一儲人才十二理鹽法十三擇邊吏

上是之命二鎮諸邊總督鎮巡等官即以所議務實舉行其有仍前欺怠者兵部科道及巡按御史叅奏重治

○隆慶二年二月己酉

上在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謁我

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官來朝

皇明宣統

隆慶二年

四九

言近者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為朕實心整理者但
逞辭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及部臣議擬以聞
于是兵部言京師

陵寢均為腹心重地去虜營密邇薊鎮藩屏于東宣鎮股
肱于西為左右輔使二鎮守臣實心幹濟固可恃以無
恐而邇來人心玩愒或文武互為參商或官屬自相矛
盾或怵于法網之太密或牽于議論之太多坐是日弛
一日誠如

聖諭屬者雖據總督諸臣報稱無敵而夾砦之防正在今
日即當移檄二鎮守臣多方偵伺務令預得虜情早為
經略用紓

皇上宵旰之懷其徒為文具愆事殃民仍蹈故習者罪無赦

上是之令總督鎮巡等官各條上見行戰守方畧以聞

○六月癸巳總督薊遼侍郎譚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為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為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為三屯一營鎮守總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為密雲一營練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于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

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山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可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使得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御史攬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

五千專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都御史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為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以臣愚計宜于振武營改設副總兵一員駐劄密雲統領總督標下各營兵馬建昌營改設副總兵一員就彼住劄統領鎮巡標下各營兵馬以聽總理者往來督率訓練庶聲勢相聯而于統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副朝廷委任是所望小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為國之義秋防月近其八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

聞

○七月己酉

上諭輔臣曰秋防屆期不知冬邊已有備否去歲失事邊臣朕從寬宥今內外官尚多虛言誤事者卿等宜示兵部申飭譚綸等今後務期實心共濟不得仍蹈前非縱虜深入違者朕處以法不貸

○九月甲戌

上以秋防將竣恐各邊督撫鎮巡等官怠備玩寇命兵部移文申飭之

○隆慶三年六月乙未兵部尚書霍冀奏禦戎之道守備為先去年各邊防秋無警通者又聞掩答西搶回夷其

在中國似可晏然無虞矣乃臣猶有慮者臣伏觀几邊
事勢遼鎮雖常逐虜而河西之寇頻聞薊鎮固稱設險
而補練之兵未足昌平則禁山之後可慮保定則三關
之口宜防宣府近有車夷之搶不能無嚮導之憂大同
久失大邊之險難保無剝膚之害山西士多脆弱延緩
久苦征調寧夏三面受敵無一可拒之塞固原一望沙
漠尤多易犯之區至于甘肅僻在西陲素稱無備即今
各酋或住營莊涼山後或聚牧西海水頭搶番夷者得
志則乘勝而謀我不得志則乘機而噬我我之為謀少
疎則安枕未有日也惟

聖明篤戒邊臣勿令危備

上曰然各邊近雖少警未可恃以為安其亟行諸鎮總督鎮巡等官嚴加隄備比年所議戰守事宜務實修舉毋事虛文

○隆慶四年正月甲申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疏論總督陳其學巡撫王遴不職狀因言宣大總督原駐陽和居兩鎮適中之地便于經略已而移駐懷來專備南山夫虜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則南山不宜株守明矣請如故事令總督駐陽和仍嚴核薊鎮練兵實效及入衛兵減撤之數而戒諸將官各戮力任事無飾虛言兵部覆議得旨令其學回籍聽用遴策勵供職今後總督每遇春秋兩防照舊駐劄陽和有警相機調度餘俱如擬

○三月壬午兵部覆都給事中溫純言頃聞宣大屢有虜報而今督撫將領諸臣在陳其學則當回籍在方逢時則當新任在王遴則當內轉在馬芳趙奇則始更置繼總督者王崇古高候代于陝右繼巡撫者孟重始聞命於洛中尚書郭乾方自留都行取未至事勢可虞請各加申飭

上曰邊報屢至防守宜嚴其亟行各該督撫等官用心防禦新陞者趣令赴任毋致稽延悞事

○隆慶五年八月乙卯勅諭諸邊鎮督撫等官王崇古等曰朕受

天明命君主萬方內夏外夷無不欲其得所昨歲北虜款

開求貢議者紛紛可否互異朕方欲廣并包之仁故不責既往納其貢獻授官職許為外臣然夷狄之性叛服不常制禦之方自治為要近該輔臣建議請降勅諭申飭各鎮文武諸臣及時整理邊務誠為安攘至計茲特諭爾等除職掌所係照常修舉外乘今邊患稍寧嚴督將領諸臣將一應戰守事宜著實整理樽節費用務有贏餘修築險隘務堪保障訓練兵馬務皆精壯修整器械務皆犀利召種屯田務廣儲積清理鹽法務使疏通收買胡馬務求實用招徠逆黨務令解散其事有不便應合改弦易轍者亦要明白具奏請旨定奪毋得徇泥陳說因循自誤以後每年聽行邊大臣查覈紀驗果能事

事整飭著有實績比照擒斬事例重加陞賞如踵襲故套推諉誤事即照失機從重擬罪爾為總督重臣通貢一事既已屢效忠謀尤須慎終如始廣集眾思悉心區畫毋以目前無事而遂忘戒備之心毋以一時權宜而遂為經久之計務俾邊政修舉日勝一日禦虜之算萬全無遺斯副朕委托之重高爵懋賞朕不爾吝或如怠玩廢弛以致情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

懷遠人

○隆慶元年十一月丙寅朝鮮國權國事李松遣陪臣沈銓入謝表貢馬匹方物因歸我被倭掠去人民陳滿等二十餘人

上曰李松署國之初即效忠順 賜勅諭以旌之仍賜白金百兩錦綺四疋紵幣十二表裡其獲功人等賞金帛有差

○隆慶二年八月辛卯兵部議覆宣大山西督撫陳其學等奏請優錄降人白春魏良相田汝光田淮王現等并議招降賞格凡被虜人能斬獻大酋首如掩答者能率男婦五百名口三百名口來歸者悉如會題例陞賞外其五百名口者仍賞銀一百兩三百名口者仍賞銀七十兩若有率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正千戶仍賞銀五十兩一百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副千戶仍賞銀四十兩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實授百戶仍賞銀三十兩五

六十名以上者授以所鎮撫仍賞銀二十兩
二十三名以上者授以冠帶總旗仍賞銀十兩俱世襲十名以上者分別賞賚俱以過邊實數為則若能斬獲逆叛如趙全周元首級來獻者即授以都指揮僉事賞銀一千兩成能殺害不及斬首自身投降來報者巡按御史覈實如前例陞賞其已歸降又能招誘降者亦如陞賞逆酋自能悔罪來降通宥其罪仍授以指揮僉事賞銀五百兩再能率眾二三百名以上者授以指揮同知賞銀一千兩仍陞見任將官管軍管事合該承委招降墩哨人役果能率眾一起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所鎮撫二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實校百戶俱世襲役伴送降人至

者每名賞銀五錢降人不問男婦老幼督撫行各原籍
勅支官銀分別查給為寧家之資仍復其身

上命如議行其歸正人果有智勇諳虜情者令督撫官一體
任用宣布朝廷恩信以廣招徠

○隆慶三年十二月辛酉琉球國中山王尚元遣其臣守備
由必都等歸我被虜人口守臣以聞

上嘉尚元屢效忠誠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仍賜勅獎
勵由必都等各給銀幣有差

○隆慶四年十月癸卯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士平其屬阿
力哥等十人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令散處鎮城會俺答
攻略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古以各鎮

嚴兵禦之乃上言今

武布昭黜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顧其意係國體不
細臣熟計之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擁衆內附之
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以悅其心禁絕交通以防其
詐多方試之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為錄用
使俺答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與為市
今生縛板升諸逆趙全等致之麾下仍歸我被虜士女
然後優賞把漢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頑強索不
可理論則嚴兵固守隨機拒戰且示以必殺制其死命
則其氣易沮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計可行又一策也
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以恩義結之其部下有相繼來

降者輒收牧各邊令祀漢統領略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答所黃台吉兼有其衆則令祀漢還本土收其餘衆自為一部以與黃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祀漢懷德黃台吉畏威吾邊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臣日夜度虜之狀不出此三端而吾應之之術宜亦無踰此者惟

陛下集諸臣裁定可否得旨夷酋款塞事情兵部議處詳確以聞時巡按御史饒仁侃武尚賢等各言虜情巨測請多方撫處申嚴戰守之備疏并下部議於是兵部覆言祀漢以憤激來歸心志未定其後來降人情狀難測如牧牧塞上則狼子野心終非可馴之物刻疆近或

生意外之虞非完計也且俺答兵已臨境合則屯駐
降散則分攻肆掠勢所必至宜飭崇古詳加譯審別無
詐譖則給之冠服以繫其心其餘相機審處宜悉如崇
古議

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
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
安撫各別用其制虜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盡心
撫養來至當

○十一月丁丑虜酋俺答聞朝廷索叛人趙全等許歸把
漢那吉乃令黃台吉罷兵遣使來謝因乞封號及黃台
吉官爵求輸馬與中國鐵鍋布帛互市于是總督王崇

正月己卯

卷二

五七

古上疏曰俺答雄據漠北保我叛人掠彼番部公衆十除萬矣東結朵顏三衛為嚮導西挾吉囊子孫為羽翼常首禍謀今犯漢那吉激小忿而來降黃台吉謀力獨而見挫老酋悔過投誠納款此天時也臣聞國初時嘗封虜為忠順王近事則西番諸國亦各有封請得許俺答比諸國為外藩定其歲貢之額示以賞賚之等長率衆酋以昭

聖朝一統之盛官黃台吉以結其父子祖孫之心歸我叛人剪其羽翼亦中國之利也今虜中布帛鍋釜皆仰以國每入寇則寸鐵尺布皆其所取通貢之後不可復得將不無鼠竊之憂若許通市則和好可久而華夷

他邊如遼東開原建昌肅州西番諸夷皆有市乞仿其制刻日平價申禁防奸以和其交事宜無不就若惟上亟賜裁決以安疆場兵部覆議請俟虜衆遠遁執獻板升諸逆則遣歸把漢以結其心其封錫天典俟彼稱臣稽首然後更議

上曰虜酋既輸誠哀憫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其賞把漢那吉綵段四表裡布百疋遣之歸封貢事令總督鎮巡官詳議覆奏

○隆慶五年三月己巳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奏外示勸懲內修守備之意

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印行之于是廷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矣

○己丑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裡賜之勅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之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從民欲包含偏覆視華夷為一家恒欲其並生並育于宇內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萬方

成祖文皇帝順天繼統鎮撫九圍薄海內外莫不臣服迨朕續承丕緒于茲五年欽

天憲

祖愛養生靈胡越一体併包無育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

臣護視給其服食厚加拊納以禮遣還爾感朕恩頭舞
臣內屬歲歲入貢永為荒服俘獻判賊以表國誠邊臣
為奉懷欽再三朕念此番朝貢代固有之在我國家亦
惟常典爾能慕華內附請命恭虔可謂深識天道者矣
朕實嘉悅特允所請封爾為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
落頭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遂草射獵各
安生業同樂太平朕代

天覆憐萬國無分彼此照臨所及柔我黎元仁恩惟均無
或爾遺爾尚仰遵天道堅守臣節約束爾眾永篤恭順
使老耆得安幼耆得長保境息民世世安樂朕國家應
萬年之天運爾子孫亦保萬年之福澤豈不永有美利

朕備滿部衆或背初心擾我邊境是乃自棄大義輕棄
盟言

天地鬼神實共鑒臨非爾之福爾其体悉朕意尚欽承之
弭盜

○隆慶二年十月庚辰廣賊曾一本等駕船二百餘艘突
至南澳窺福建玄鍾界撫按塗澤民王宗載疏請大征
上命兩省督撫鎮巡官竭力夾剿務期蕩滅不得惟諉以
致滋蔓

○隆慶六年六月丁亥以盜劫安義縣庫奪江西布政使
司左叅政方良曙奉一級勲安義縣知縣曹知經為民
治定捕盜餘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者十人者

一級二十人者降二級三十人以上者罷官各兵備人
該道官所屬盜起至五十人者降一級七十人者降二
級百人以上者罷官撫按隱匿不行叅奏者聽部院科
道官叅奏重治若地方有盜即報上官亟行擒滅上官
卽撥兵馬就便捕滅者免究仍錄叙其捕盜之功量多
寡為陞賞著為令

除逆

○隆慶四年十二月丁酉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
輔趙龍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等來獻
初趙全與丘富從山西妖人呂明鎮習白蓮教事覺明
鎮伏誅丘富叛降虜全懼乃及弟龍王廷輔李自馨從

富降俺答駐邊外古音地名曰板升俺答獲全等皆為酋長丘富死全等益用事歲歲引虜入犯邊境苦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人劉天麒明鎮子呂西川及邊民馬西川呂小老等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為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殿棟落壓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復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答益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實全等本謀也時邊事日棘中外籍籍以板升為憂募有能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漢那吉故虜乃誘執全等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款

使送歸那吉那吉恋恋不欲行崇古阮諭朝廷恩意言
奉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恩誓不敢貳中國
攜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為質至是以狀
聞其御言全算兌悖為中國患數十年一旦駢首就縛
殆天心助順
聖德播遠之效也宜祭告

郊社

宗廟以昭武功

上曰判逆元克頻年糾虜入犯荼毒生靈罪惡滔天仰賴
上穹錫治

宗社番庶虜酋效忠縛來獻足洩神人之憤朕心嘉悅

宣奏告

郊

廟獻俘正法內外有功諸臣宜加恩賚者以例聞

○隆慶五年九月庚辰磔廣西逆賊章銀豹并斬其孫章扶獐于市仍傳首夷方銀豹廣西古田獐民其父朝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拒殺副總兵馬俊叅議馬鏐正德間銀豹常隨朝威攻陷洛容縣朝威誅死銀豹乃挾其五子四出虜掠屢敗官兵隆慶元年五月銀豹兄銀站恐為已累密送欵巡撫殷正茂執銀豹以聞傳詣京師

上以律吏案銀豹謀反律與扶獐俱伏誅其家屬黨族下

撫臣論罪如律

大明穆宗肅宗皇帝實訓卷之二終